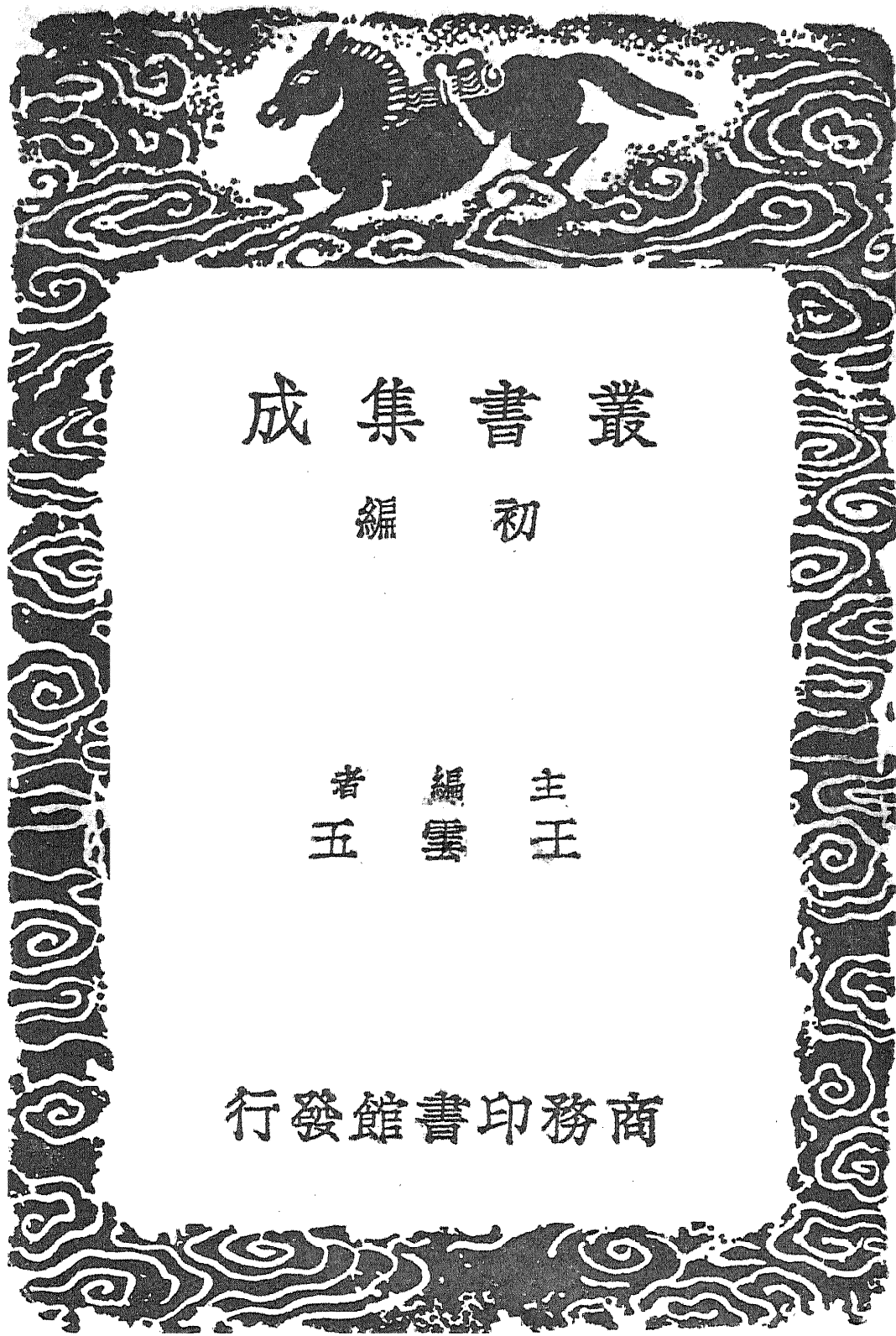


卮

林

附補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后 林

附 補 遺

(一)

周 嬰 纂

卮林卷之五

議郎

郎瑛仁寶作七修類藁。

記里鼓

郎仁寶曰。本朝嘗以記里鼓題試士。多有不知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鐵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卽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殊不知唐元和閒金忠義作。宋天聖閒內侍盧道隆又造之。

議曰。舊唐紀。元和十五年。金公亮修記里鼓車成。唐憲宗於麟德殿觀之。宣和鹵簿記。作巧工金忠義。三朝志曰。天聖五年。直昭文館燕肅造記里鼓車以獻。表曰。唐元和時。典作金公立。金公立一作云亮立。以記里鼓車上之。至國朝。不聞其制。今掇意成之。又內侍盧道隆上所創記里鼓車。大觀元年。內侍吳德仁獻車制。天子用之。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隆所製。按楊維禎賦曰。降炎漢以罕記。臻李唐而著稱。雲騁長以登進。燕匠智以聿成。蓋卽所謂云亮立。燕肅也。柳宗元亦有賦。都無佳語。亦不紀時與人。考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過江亡失。劉裕定關中。始獲之。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

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鐺尙方故事有作車法四朝志曰吳德仁記里鼓車制車獨轅雙輪箱上爲兩重刻木人手執木槌輪一周行地三步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鐺凡用大小輪八合三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復始此又詳於崔豹然黃帝內傳曰玄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居其右則始於軒轅矣

嵇叔夜

七修類藁又云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于司馬昭欲助毌邱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差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議曰叔夜自謂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心存魏室身死國讎其不當列名晉史宋人亦嘗談之然魏志注裴松之案本傳曰嵇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邱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狀濤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邱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自相違伐也予按晉書景帝命司隸舉山濤秀才除郎中轉趙相國遷

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云云。魏帝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據所敘次。則司馬景王尚存。又似在正元時。但唐人晉書必不如世期之密。要之。舉康在魏代耳。若濤爲吏部尚書。曾元皇后崩。則泰始末矣。除尚書僕射。領吏部。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則在咸寧時。去爲選郎。二十餘年矣。仁寶不知濤。魏世曾爲選曹。而謂舉康自代。疑作僕射。領吏部。日爲之。則絕交一書。將是後人僞託耶。

論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五平五仄

餘冬序錄曰。詩有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論曰。五仄五平。六朝詩多有之。顧亦永言所至。不覺有合。非作意爲之也。然顏延之夏夜詩。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子元摘去中四句。以就此格。豈非截趾適履之謂乎。予按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蘭亭曲水。謝繹詩云。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陶淵明影釋詩。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謝靈運酬惠運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宋孝武帝七夕詩。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梁武帝大愛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西王母命法嬰歌。玄靈曲。披雲沈靈輿。倏忽適下土。儲光羲入東陂詩。暑雨若混沌。晴明如空虛。王昌齡送綦母潛詩。赤岸

落日在空波微煙收。張籍城南詩。曝鼃亂自墜。陰藤斜相鉤。李白登梅岡詩。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登峨嵋山云。雲閒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夢遊天姥云。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北上行。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寄王主簿云。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單父南樓詩。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泛宴喜亭池云。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遊石娥溪云。溪旁饒名花。石上有好月。杜甫北征云。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又曰。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送樊侍御云。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張旭草書圖云。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石櫃閣詩。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西枝村詩。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空靈岸云。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徧照。入衡州云。隱忍枳棘刺。遷延胼胝瘡。吳筠五老峯云。永用謝物累。吾將乘鸞龍。皆五平五仄。若魏文帝歌。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劉楨詩。和風從東來。玄雲升西山。杜甫題王宰畫山水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白居易山雉詩。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水。韋應物答崔都水詩。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則十仄十平。至唐皮陸。屢以全篇鬪勝。宋梅聖俞。皇朝劉寯。皆有之。予曾叔祖如砥西臯集。有訪鄧氏山莊詩云。少已厭俗韻。卜宅傍五瀨。壁取赤石疊。瓦伐紫竹蓋。探討得月窟。賦詠叶地籟。尙素著卉服。用壯紫革帶。近世遁跡士。抱守爾獨大。二云。全生逃喧卑。修真欣幽深。桃花緣清溪。漁人穿長林。牀攤餐霞書。鑪烹還童金。回廊常鬱棲。環階曾龍吟。嵇康如猶存。當來談遐心。三云。青巾棲山陽。白板掩澗溪。開簾瞻毛詩。斲硯注老子。孤雲酬無言。獨鶴伴久視。清高於陵侔。朴野鄭圃擬。庭除眠黃牛。不飲洗耳水。四云。避俗欲返朴。真從蒼林居。適意撫臥鹿。忘形觀遊魚。斗竭靖節酒。毫揮王猷書。一劍氣閃爍。三花枝扶疏。紫霧

滿戶外人行求茅廬亦可稱流利輕便也。

朱碧

餘冬序錄曰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詩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論曰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簷露滴爲珠池水合成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此詩何曾一及杯罍而云彼昏不知且令三酌又多何遽五色不辨武后如意曲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將謂懷人之際姑酌金疊而至於狂惑乎郭遐叔贈嵇叔夜詩心之憂矣視丹如綠梁武帝擣衣詩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綠謬始知紈素傷雖言亂眼之花皆喻愁心之結蓋風人滑稽語乃可以爲真耶丹綠爲言固王謔議朱碧之祖抑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箋云莪已長大視之以爲蒿喻憂思心不精辨也郭語又從此導源耳元稹詩云書得眼昏朱似碧則歎老之詞矣德麟詩意或謂酒色青碧乃佳未必用看朱語。

人日

序錄曰人日登高見唐人詩今人但知九日是費長房事耳。

論曰唐喬備韓愈皆有人日登高詩宋之問有人日軍中登高詩咸率爾登陟非關勝遊景龍文館記曰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李乂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蘇頲六人

皆有作。而鮑溶人日與范侍御宴詩云。莫厭頻頻上此臺。則亦登高也。蓋唐以人日登高爲故事矣。然荆楚歲時記。人日造華勝相遺。登高賦詩。故北齊陽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又壽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城下。令皆飲一爵。晉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銘。述征以爲魏東平王登壽張安仁山。刻銘於石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則繇來舊矣。鄴中記。石虎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蓋老子曰。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芳春皆足登臨。何必人日也。若嵇含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是日登高者。豈以子晉緱山控鶴之辰而思舉手爲別乎。

能火

序錄曰。弘治戊午夏。熊入京師。大司馬乞嚴武事。備盜賊。春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京城災。禮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春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先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宜慎火燭。果燒官民舍十有八。余憶此事爾。

論曰。崇禎壬午歲杪。上猶南鄉民於大林中搏得一熊。昇致堂下。邑民聚觀。咸曰。黑虎。瑞物也。明府善政所致。予答言。此熊耳。亟當慎火。半月許。爲癸未元日。朝賀畢。次詣學宮。忽見東城火光燭天。出視之。已延燒百餘家。幾及縣門而止。隨而處處火起。廨中亦災。蔡禳於百神。三月乃息。余亦偶憶能火之言。不知其又驗也。

明楊

隱囊

丹鉛錄曰。晉以後。士大夫尙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馮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佚兒。隱囊紗帽坐彈棊。

明曰。麈尾有聞。開自王樂然。埤雅引兼名苑曰。鹿之大者爲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於文主鹿爲麈。古談者揮焉。按李尤銘曰。搗成德柄。言爲訓辭。則始自東京矣。隱囊之名。宋齊尙未見也。王元美以爲昔人未知隱囊之制。宛委餘編曰。古字穩皆作隱。疑卽穩囊也。予意隱字如隱几之隱。卽憑義耳。壬戌夏。予於荻渚與崔孟起泛舟而下。至石碓。密雨連江。輕舟凝滯。繙南史。陳後主時。百司啓奏。竝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予問孟起。隱囊何義。答云。今京師中官坐處。常有裁錦爲褥。形圓如毯。或以抵膝。或以撐脇。蓋是物也。

蟪蛄歌

風雅逸篇引詩含神霧。孔子歌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尙在耳。言政之尙靜惡譁。與碩鼠同意。明之曰。用修指此爲歌。詩紀古樂苑承之。詩所又因之。按說苑政理篇。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尙在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謂宰予云云。皆不言歌。而丹鉛總錄曰。說苑載孔子

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尙在耳。言政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所謂譁也。嬰考含神霧歌。諸類書未有可見者。且丹鉛不引詩譁。而取說苑。何乃與逸篇自違。伐乎。至詩歸鍾惺云。妙在歌中。似不露題。譚元春云。謠歌風刺。情理心口之間。有妙者矣。難得如此悠揚。縉藉。二君承唾襲舛。任臆品評。自謂識曲。曾不考其非歌。使讀說苑家語。當有猴羹之吐矣。

列女傳謠

用修風雅逸篇古今謠。載列女傳古謠云。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鼓。可以得長壽。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承之。臧氏詩所。入仙詩謠。

明之曰。按列女傳。今存。並無學長生者。安得此謠。考神仙服食經曰。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如鼓。北方呼鼓爲札。常言玉鼓與五加養石。服之可神仙。是以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蓄金鹽。何以得長壽。食石用玉鼓。此草霧而不濡。大陽氣盛也。鑠玉爛石。炙其根作飲。如茗氣。其汁釀酒。治風痺補腦。此經齊民要術引之。與養石經大同。用修直顛倒其詞。令久與壽叶。而造之爲謠。諸家乃遞相祖述。何也。

魯定公記

風雅逸篇古今謠。載魯定公記引古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

珠。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臧氏詩所、並因之。

明之曰：東華真人養石經曰：五加異名曰金鹽。昔西域真人王屋山人王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蓋金鹽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鼓。玉鼓卽地榆也。五加、地榆，皆是養石而餌，得長生之藥也。昔尹公度聞孟綽子董士固相與言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本草證類引此。下連魯定公母單服五加酒，以致不死，臨隱去，佯托死，時人莫悟。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二百年。其字多譌，用修乃以爲出其記中。所謂魯定公者，蓋道家借名，必非大庭之宋父也。陳晦伯常譏用修引衝波傳，按衝波諸類書多引，惟考諸經籍志，都無所謂魯定公記者。此爲古語，宜從梁元帝金樓子云：名山之下一生葱薤者，是古種食石種也。故語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鼓。此二物可養石也。亦見太平御覽。若依東華真人經，則此五加四句直是孟董對談耳。

列女傳古語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語曰：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詩歸從之。

明之曰：按力田二句，乃秋胡謂妻言，刺繡兩句，則史記貨殖傳文，並非諺語。用修又合兩書而一之，殊謬。鍾伯敬乃云：叶法甚奇，各句中以田年桑卿文門相押，譚友夏云：後二語尤感甚，真堪捧腹。

月令注諺

古今諺載月令注引里諺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詩所承之。作崔寔月令農語。明之曰。予閱月令注。無此語。崔氏農語亦無之。按爾雅蟋蟀孫炎注曰。蜻蛉也。楊馮梅臧鍾並作蜻蛉。不聞蜻蛉而能鳴也。鹽鐵論曰。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本非里諺。又陸璣毛詩疏曰。蟋蟀一名蜻蛉。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亦不直呼蟋蟀。用修蓋合桓陸言爲一。托之僻書。以欺湫學也。唐庚文錄引詩疏諺語。作絡緯鳴。嬾婦驚。按古今注曰。蟋蟀。濟南呼爲嬾婦。里語云云。蓋借其名以調紅女也。古今注又曰。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鬢河醺湖

舟船錄曰。賈誼新書。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殳。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劉向說苑。禹醺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醺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亦甚工矣。

明之曰。呂覽無身執二言。蓋淮南語也。考字書無以環曲詁鬢字者。惟說文曰。鬢。總髮也。以總解疏。恐失之逾遠。且黃河千里一曲。何取回環。高誘淮南注曰。剔。洩去也。莊子。燒之剔之。向秀崔譔並作鬢。鄭玄儀禮注曰。今文鬢爲剔。據此。則新書當作鬢河而導之九枝。正與淮南同字也。又醺之爲義。陸德明曰。盪也。章懷曰。瀘也。瀘盪可以解舊酒。不可以解瀦川。且五湖豈容瀘滓而漉濁乎。若義取澄清。有人壽幾何之

憾矣。溝洫志：禹導河，至大伾，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洩其怒也。若依以筐曰釃之箋，則漢書謂漚二渠以引河可乎？河渠書作厮二渠以引其河。裴駰采漢書音義曰：厮，分也。索隱曰：厮，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孫云：說苑亦作灑字。新書云：澄五湖而定東海。舊校本亦改作灑。字從水，故云九川既疏，九澤既灑，何可謂釃同漚義？唐書高士廉傳附故渠厮引旁出，亦用史記字。

左傳引語

古今諺載左傳語曰：飛矢在上，走驛在下。風雅逸篇載籍通引條注曰：左傳：兵交，使在其間。今語：兩國兵交，不罪來使。詩紀諸家並承之，以爲卽左傳引古語。

明之曰：按左傳無此詞。惟襄十二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杜氏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舉不以怒，則兩國之情通。兵有不交而解者，行人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此杜氏文，非古語。

春秋緯古語

風雅逸篇引春秋緯古語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明之曰：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奸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曰：君之權柄外假，則必兢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己寶也。又翟酺疏引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蓋此緯書中文，不云古語。

又

風雅逸篇古今諺。又載春秋緯古語曰。月麗於畢。雨滂沱。月麗於箕。風揚沙。

明之曰。大宗伯疏曰。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故知雨師畢也。洪範正義曰。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據此。則上句經詞。下句緯說。非出一簡。且非古語也。惟大司徒疏引洪範之義曰。土爲木妻。木爲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滂沱。此特孔氏撮合二書爲言耳。○孫云。孔當作賈。困學紀聞云。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是也。愚攷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王氏旣他無所見。而吾家子醇乃以爲逸詩。又一異事也。

雲根

藝林伐山曰。古詩。黝黝布雲根。森森散雨足。雲生於石。故名石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裴綯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杜詩。井邑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

明之曰。天水趙子櫟杜詩注曰。雲根。石也。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用修采其說耳。嬰按。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又玄武館賦。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曹毗請雨文。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沈君攸桂檝。泛河中。詩曰。眇眇雲根。侵遠樹。夫曰布曰披曰臨曰侵。皆是浮輕去來之

意不容以爲石也。且浪仙之詩移石動石。豈成文理。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必皆觸石而出乎。尋宋武帝登作樂山詩云。屯煙擾風穴。積水溺雲根。宋之問江亭晚望詩。浩渺侵雲根。依稀可傳會耳。

教穀

山海經補注曰。北山經。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郭云。今河東聞喜縣有乾河口。但有故溝。無復水是也。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有石壕吏詩。今名乾壕鋪。教卽穀也。秦晉戰於穀。卽此地。兩山則穀之南北兩嶺。夏后皐墓。文王避雨陵在焉。見公羊傳。

明之曰。郡國志。弘農郡有陝縣。又澠池縣有二嶠。河東郡聞喜邑。注引史記。伐韓。到乾河。亦引郭璞云云。按今澠池屬河南之河南府。聞喜屬山西之平陽府。自聞喜抵澠池。陸道四百七十。又水經注曰。河水過砥柱石。有嶠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嶠山。西北流。與石嶠水合。水出石嶠山。山有二陵。孟明覆秦師於此。河水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山。北流。纏絡二道。注於河。東流。貫砥柱。觸闕流。自砥柱以下至五戶。三百二十里。水流迅急。勢同三峽。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教水出河東垣縣北。教山。歷鼓鐘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一水歷鼓鐘城西。有大泉。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入於河。今人猶謂之乾澗。據此。則砥柱之間。有嶠水。有石嶠水。又有千嶠水。蓋三嶠矣。三嶠之下五六百里。始合教水。教固非穀也。水經注又曰。紫谷水出絳縣東白馬山。出紫谷。與乾河合。卽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

證知教水不但潞流聞喜亦絳翼之通波也。左傳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公羊掇拾左氏語。何休亦不釋。土地名。惟杜預曰。穀在弘農澠池縣西。此道在二穀閒。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正義曰。是山俗呼爲土穀石穀。然則今陝州卽漢陝縣。而子美所云石壕卽石穀也。杜詩注。下園曰石壕。陝東戍也。地在新安西。卽西穀也。差爲得之。穀澠蓋晉邊邑。故呂氏春秋三帥曰。使臣東邊。瞞晉之道。且秦師惟摩晉境。過周襲鄭。故欒枝議欲勿伐。而先軫阻之於隘。若至聞喜。則壓晉都。寇實深矣。晉得縱敵乎。

石經

丹鉛錄石經考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鑲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

明之曰。後漢書。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盧植。張馴。楊彪。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而水經注云云。尋用修所稱。無他稽究。直因善長遺書寫之。故其譌誤並同。且靈帝熹平七年始爲光和元年。用修過信鄺言。以意傳會。而云初刻再刻。殆未深思耳。又靈帝光和時無刻石經事。恐善長亦誤。○孫云。蓋奏求正定在熹平四年。而刻石鑲碑則在光和六年也。杜詩。苦縣光和尙骨力。正指光和石經。

言水經注不誤。升菴所云初刻再刻則誤耳。馬日碑字翁叔。今只存彈字。張馴字子儁。今作訓。皆承水經注之譌也。○孫云。今本水經注不誤。方叔所見水經注非善本也。

主客

風雅逸編載文選注古諺曰。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明之曰。文選短歌行注引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蓋街談巷語。聲不必諧。韻不必叶。而自然高妙。用修改以赴韻。亦不必爾。

解馮

辟雍

北海馮惟訥字汝言撰詩紀載辟雍逸詩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注引困學紀聞曰。尙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樂樂經也。逸詩篇名引虞舜大唐歌。而注引尙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譖然。乃作大唐之歌。

解之曰。按尙書虞大傳曰。惟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於是勃然興韶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譖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朱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言其和也。馮氏旣以爲辟雍之詩。又以爲樂經之樂。而於大唐歌僅具篇名。不知舟張辟雍正大唐之歌也。

又

詩紀辟雍逸詩。又載周官注詩曰。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無怠無凶。

解之曰。按樂師眡曰。詔來瞽。皐舞。鄭司農曰。來。勅也。勅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音容肅肅雍雍。無怠無凶。唐賈公彥疏曰。瞽人無目。而云勅爾瞽。率爾衆工。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賈氏蓋以勅爾瞽二句爲解。詔來瞽。皐舞之義。而猶疑悲誦三語爲似詩。且未曉鄭所案據。馮氏乃皆以爲辟雍詩誤也。

大戴禮

詩紀又載大戴禮逸詩曰。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民嗇執功。百草咸淳。注曰。見四代篇。困學紀聞曰。開明。避景帝諱也。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解之曰。此引詩惟東有開明一語耳。於時下。記者自言也。末尙有地傾水流之一句。語太參差。韻難轉叶。皆非詩體。又按千乘篇。司徒典春。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又曰。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又誥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卒於冬方。於時雞三號。卒明載於青色。云云。驗此。知是章皆著書者一家言也。然予謂庶虞猶庶物。蟄屬也。是以動於春。藏於冬。蜚征。蠓飛蚊行者。若山澤虞候。安得言動言藏而司徒爲禱之乎。

紫宮諺

詩紀載漢諺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注引漢書。而題云紫宮諺。晉歌謠詞又引晉書。而題作符堅

長安歌

解之曰。陳晦伯學林云。馮惟訥詩紀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云云。漢外戚佞倖傳俱無之。此晉載記存堅寵清河公主慕容冲事也。詩紀不知何據云然。嬰覽梅氏古樂苑及詩乘亦引漢書承詩紀之誤也。詩所依馮氏引李延年事。又引符堅事。而云長安亦以此歌之。不載出何書。按十六國春秋符堅二十五年。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三。有龍陽之美。堅又幸之。長安歌之云云。此事又見魏書。考漢書五行志亦無此語。惟太平御覽事類賦注並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時人語云云。詩紀之誤。蓋緣此耳。

張君祖庾僧淵

馮汝言詩紀又載陳張君祖贈沙門竺法穎還西山。庾僧淵代竺法穎答張君祖諸詩。而注之曰。張君祖庾僧淵詩皆恬淡雅逸。有晉風。歷選陳世無此作也。考高僧傳有康僧淵。竺法雅者。竝在晉成帝時。疑卽此人。與廣弘明集云陳張君祖。旣不能明。姑列於此。

解之曰。按廣弘明集多誤。如晉桓譚。宋孫盛。宋羅含之類多矣。此作陳張君祖。不足怪也。世說新語曰。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遂及義理。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又曰。康僧淵在豫章。立精舍。旁嶺帶川。閒居研講。庾公諸人往看之。聲名乃興。劉孝標注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晉書亦稱其有義學。據此。馮氏所疑是也。但高僧傳。竺法雅。河閒人。立寺高邑。爲趙太子石宣所敬。

是爲張康在南竺雅居北風馬不及贈答何繇矣。考寶息述書賦曰。君祖馳馭藝。忝令譽。窮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僞亂真。而未可爲據。寶蒙注曰。張翼字君祖。下邳人。晉東海太守。穆帝令翼寫王右軍手表。帝自批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真。然則張君祖者。晉張翼也。與康僧淵實並時。諸家不考。遂使目前佳士。千載晦蒙。予深惋焉。故爲訂之云爾。

種羊

詩紀載北齊高昂征行詩曰。隴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注云。見太平廣記。解之曰。太平廣記引談藪此詩。作隴種千口羊。詩紀及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史記正義及太平廣記引宋膺異物志曰。大秦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鼓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爲羣。豈此類乎。然此不言種之也。四明孫能傳一之剡溪漫筆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笛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楚石埭禪師漠北懷古詩云。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蓋紀實也。吳立夫萊亦有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剗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姚桐壽樂郊私語。羊可種而生。亦異聞也。據此。則隴種千口羊。蓋實有是事。書之爲牛。將牛亦可種耶。

新林詩

詩紀載釋曇遷新林祖道詩曰。生平本胡越。關隴各異津。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涇河道。慧業日當新。我住邗溝側。終爲松下塵。沈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沾巾。注云。見禪藻集。而詩所因之。

解之曰。續高僧傳曰。釋曇遷。姓王。博陵人。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逃迹金陵。遷達揚都。栖道場寺。彼有沙門慧曉。陳朝領袖。江表僧望。學兼孔釋。一見而結友。於隋歷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縑素知友。祖道新林。各題篇什。曉命筆賦詩云爾。按此。則是詩慧曉作也。且遷行曉止。故其詩云。子向涇河。我住邗溝。安得以爲遷詩乎。

鄭蜀賓

詩紀載隋鄭蜀賓別親友詩。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注引詩話總龜曰。隋長壽年。有鄭州鄭蜀賓。風流名士。頗善五言。蹉跎鄉閭。不求聞達。垂挂冠。遷授江南一尉。賓友祖餞。至上東門。蜀賓留別云云。酒酣自詠。聲調哀促。合坐嗚咽。卒於官。時人比之劉庭芝。

解之曰。按南部新書。劉庭芝。字希夷。汝州人。作白頭吟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知誰在。旣而歎曰。此語似石崇白首同所歸。乃重作二句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歎曰。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并留之。其舅宋之問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以土袋壓殺之。鄭蜀賓事亦出南部新書。誤以長壽爲隋年號。旣一閱詩話總龜承之。馮氏又仍其誤。若蜀賓在隋代。而時人比之劉庭芝。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吳中珩云。蜀賓唐武后時人。長壽亦武后時年號。馮公誤加隋字收此。蓋未考汝言誤收之繇也。

異苔

詩紀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云云。

解之曰。異苔同岑。依藝文類聚錄也。太平御覽作異本同岑。詩歸譚元春曰。異苔同岑。新而有采。鍾惺云。異苔字如何入想。按異本義已難通。苔字尤謬。余以爲應作異谷。轉寫訛耳。陸士衡贈馮文舉詩。出自幽谷。及爾同林。景純蓋用其語。

漢書

詩紀載漢書詩曰。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解之曰。漢書元鼎五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十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注曰。極。至也。所至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詩紀止引四牡二句。按武帝本爲咸秩發詔。惟取用事所極之義。若但摘以征不服。亦殊無謂。故顏氏統謂之逸詩。馮氏誤。

古歌

詩紀載古咄咄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吳

中珩拾遺注之云。賜字疑。

解之曰。按方言。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香積如來鉢飯悉飽。衆會

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曰：山東人謂盡爲賜，是也。支曜出成具光明經曰：善明請佛明士等六百萬人，諸天神王卽助施飯，食已飽足，飯不消，賜字蓋與賜同，或作棗，適今日罄，失其佳語矣。○孫云：困學紀聞云：新唐書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餽，餽斯義切，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

注王

鵬鳥

己未在鼇湖，與友人夜坐，聞松閒鶻鳴，予曰：此鵬耶？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乃賈生以爲妖鳥，而吾邑聞其嘶聲，謂豐年之兆，俗固有不同矣。友人曰：賈生所謂妖者，以野鳥入舍，止於坐隅故耳。若夫長林豐枝之中，固其宅也，當不爲異矣。因誦王元美哭于麟詩云：春秋麟獲日，庚子鵬來年，可謂屬句工敵，傳情沈痛者也，予以爲不然。

注曰：此弇州組語之工，而不覺引事之謬也。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則麟獲非山頽之日明矣。後漢書：何敞言：西狩獲麟，孔丘有兩楹之殯，蓋傳會其說。史記：賈生傳：長沙王作服鳥賦，歲餘徵見，拜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死，賈生自傷，歲餘亦卒，則鵬來至騎墮之後，愈遙二事引喻俱失也。且宣尼賈生作對，五雀六燕亦不如是。杜甫寄李白詩：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弇州豈誦此而誤乎？

韻語

藝苑卮言曰。宋高宗每欲除異己。必令壯士丁旼拉殺。旼卽樂府所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爲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旼。蕭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軻張。付桓康。二事旣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屋後著人。正可破此二主。注曰。宋書諸葛長民將作亂。宋公至京。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閑語。密命壯士丁旼等於坐拉焉。死於牀側。并誅其弟。時人爲語曰。勿跋扈。付丁旼。南齊書黃回爲南兗州。部曲數千。太祖欲收。恐爲變。召入東府。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俯張。問桓康。然晉書謂長民驕縱貪侈。多聚珍寶美色。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及諸葛氏誅。士庶咸恨。正刑之晚。則丁旼此搏。自不可少。然亦偶於長民試之。曰。每欲除異己。必令拉殺。斯爲冤矣。齊王所殺宋臣數十。唯黃回適使桓康耳。桓宣武答謝安曰。正是不得不爾。齊王亦然。新亭之役。事勢窮極。智勇俱困。安石聊談笑道之。今執守在四隣一言爲真。持破二主。是以三代之道責馬上之君。斯腐儒之論也。史記人告楚王韓信反。高祖以陳平計。告諸侯。吾欲游雲夢。實欲襲信。信謁上。令武士縛信。械繫至洛陽。後舍人弟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后欲召。恐不就。乃與蕭相國謀。給信入賀。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宋齊芟蕩。蓋以漢爲舊章。但漢世少時人二語耳。考宋明帝文章志。桓公至新亭。大陳兵衛。謝安入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閒著阿堵輩。晉書改作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殊不及向語渾樸。若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以四隣系天子。何作者之疏乎。且宋武帝爲高祖。不稱高宗。樂府丁督護歌。非都護也。齊書及南史皆云。欲俯張。問桓康。莫付二字並誤。凡時人

語無不協韻。聊舉其類是者。宋書大明中。奚顯度爲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使主領人功。苛虐無道。動加捶撻。人不堪命。爲謠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魏書崔楷官中郎將。性嚴烈。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獬獬。付崔楷。此酷吏也。民語亦如此。詎獨丁桓哉。

七仄七平

藝苑卮言曰。楊用修所載。七仄如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緯書七變入臼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如文選離桂飛綃垂纖維。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參差開。有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之及。按傅武仲舞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桂飛綃垂纖維。不言垂纖維也。

注曰。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唾一世。此於長短句中偶出七言耳。春秋運斗樞。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此句與詞詠益不相關。不當以混風雅。文選古文苑舞賦。乃作華桂飛綃而垂纖維。不獨非七平。且亦八字矣。按屈原大招。四酎并熟。不躋隘。宋玉招魂。二八侍宿。射遞代。此七仄也。七平如宋玉魂兮歸來哀江南。古白紵曲。羅裾飄飄。昭儀光。魏鼓吹第五曲。孤魂翩翩當何依。謝惠連燕歌行。何爲淹留無歸聲。高允王子喬行。超升飛龍翔天庭。皆雅馴流利。而王亦不之及。且梨花有客二句。皆用修所引。王乃沒其語而竊之。又梨花句出於崔魯。謂之老杜何也。

解鳥獸語

宛委餘編曰。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衝波傳。又沈佺期詩。不知黃雀語。能免冶

長災。又侯瑾字子瑜。見敦煌實錄。又廣漢陽翁仲解馬語。見論衡。季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詹何聞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

注曰。此類餘冬序錄廣哉其言之矣。宛委後出。反不及修宿之詳贍者。序錄紀曉鳥語者。有謝承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又神仙傳成武丁。益部耆舊傳楊宣。並聞雀聲。而知覆車之粟。魏志管輅聽鵲鳴。而知隣婦之殺夫。北齊書張子信聆鵲鳴。而知官喚之口舌。宋史孫守榮於史嵩門聞鵲噪。而知來日晡時之寶物。皆王氏所遺。獨少公冶侯氏二事耳。嬰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列子曰。今東方介氏之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悉解異類音聲。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蟻。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然則通達殊音。豈獨葛冶諸人乎。蔡邕釋誨曰。伯翳綜聲於鳥語。晉鼓吹曲曰。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是中古亦有此矣。後漢唐公昉碑曰。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有神人與期谷口山。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東城老父傳。賈昌。開元元年生。七歲。趨捷過人。解鳥語音。此又王何俱遺者。又董遐周吹景集曰。公冶長解鳥語。用修引嘖嘖暗暗事。謂未知所出。澹園云。出論語疏。張閱邢昺書。了無此語。○孫云。案此事見皇侃論語疏。非邢昺書也。此出史記注中。兩先生一時輕下筆耳。嬰尋史記注。亦無引及。惟海錄碎事載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暗暗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果然。王氏以爲見衝波傳。未得其據也。敦煌實錄。侯瑾解鳥音。嘗出門見白雀與翠雀同行。

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居矣。此乃逢占之術。然序錄引今東方介氏之國數語。以爲續博物志言。而不知出自列子。豈溯流而忘源邪。又引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則秦紀無之。又云。成武丁。吾邾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遇異人。授一書。遂通天下鳥獸語音。按神仙傳。武丁隨二人行不止。二人出玉函。看素書。有武丁姓名。乃與藥二丸。令服之。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亦未嘗有授書事也。又曰。高緯貽略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蓋有著之書者矣。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啾唧而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乃留羊月餘。果生子。此固由師傳哉。按唐書。裴知古。長安中爲太樂令。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墜死。訪之。果然。杜詩。徵聲及禍樞。注曰。王元聞鹿鳴。問樵者曰。鹿鳴卽死。果爲獵人所獲。元歎曰。爲爾徵聲。以彰禍機。不可免。所謂王元者。不知何人。此注蓋杜撰也。遼史。宗室人神速。姑能知蛇語。尤奇。龜年者。樂天姪。

五龍

宛委餘編曰。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劭。齊柳悅。柳惔。五龍。卽竇儀兄弟。六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龍者。漢荀儉。緄靖。黨汪。爽。肅。唐崔瑄。瑒。璠。璿。璵。玠。球。珣。

注曰。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與兄虔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注曰。平輿縣有二龍鄉。南史。柳悅。字文殊。少有清致。弟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與悅齊名。王儉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元美所記是也。然吳志。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邱洪。薦繇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洪曰。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張詮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封嵩爲左僕射。韓諱爲右。二人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北中郎將。德臨軒。令四人同入拜。嵩等升謝。德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南史。建安王爲雍州刺史。以江革爲記室參軍。弟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沈約任昉與書云。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御二龍於長途。又謝舉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曰。所謂御二龍於長途者也。梁簡文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新唐書。烏承玘。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則劉氏江氏謝氏烏氏皆有二龍也。有三龍者。益部耆舊雜記曰。李邵。字永南。弟朝。字偉南。又有一弟。各有才望。時號李氏三龍。有四龍者。漢記曰。李膺祖父修。安帝時太尉。生子亮。淑訓秀。號四龍。皆爲牧守。又竇息述書賦曰。張氏四龍。名揚海內。注曰。張從中。長史。文場擢第。弟從師。監察御史。弟從義。灼然有才。從中志業精絕是也。五龍。自竇氏前。則南齊書。張岱。字景山。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張之前。則前涼錄曰。辛鑪。曾尙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在漢則有公

沙氏陶淵明聖賢羣輔錄公沙紹字子起紹弟孚字允慈孚弟恪字允讓恪弟達字義則達弟樊字義起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其前又有周氏重合令子興居宋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潁陽令子良居遂興里右郡決曹掾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各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然上古已有五龍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曰五龍爰皇後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春秋元命包曰五龍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繼人皇御世此皆王氏所遺也若夫人非同生居而同郡亦號五龍者淵明集曰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樂城令剛載祈字子陵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隱字叔世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石濟北五龍並少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傳又晉書曰索靖敦煌人與鄉人范衷張翹索紞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敦煌五龍有以同志同功而並稱者新唐書狄仁傑引桓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共誅二張中宗復位封爲五王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是也六龍不獨溫卞華陽國志曰李宓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長子賜字宗碩汝山太守少子興字儁碩太傅參軍幼子盛碩寧浦太守又晉書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以爲

溫羨誤也。又最盛者。北史王雲。北海劇人。仕魏。南兗州刺史。娶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字元景。暉字元旭。昭字仲亮。晞字叔朗。皓字季高。睦字季炎。玉海紺珠。唐房諶四子。豫坦。遂熙。號四龍。崔徽兄弟七人。陸徽兄弟七人。俱號七龍。後魏崔長瑜子樞等九人。號九龍。又引伏氏譜。伏羲兄弟八人。號八龍。引語林。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飛燕

宛委餘編曰。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也。又曰。豫章王蕭嶷馬曰飛燕。

注曰。趙宜主以迅體輕軀得號翔飀。固非名也。按晉書興服志曰。漢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旌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閒豹尾中。則武帝時先有一趙飛鸞矣。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自相號字。騎白馬者謂張白騎。輕捷者爲張飛燕。九州春秋曰。黃巾賊起。張燕聚少年羣盜。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蓋與趙皇后同。惟宋書劉道濟傳有蜀賊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杜陽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舞態豔逸。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此則其名耳。張平見十六國春秋。馬名者。張協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騶唐公之驪驪。張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謝靈運會吟行。飛燕躍廣途。李善注引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騶。則馬名盡之矣。南齊荀伯玉傳。世祖在東宮。任左右張景真。世祖拜陵。荀伯玉密白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乘飛鸞東迎。具白上怒。

之意。夫東宮棹返。豫章騎迎。水陸差池。何以邂逅。宋書袁顥傳。劉胡叛走。袁顥大怒。呼取飛鸞。謂衆曰。我當自出追之。至鵲頭。步取青林。若蕭嶷名馬飛燕。則袁顥已擅美於前矣。予謂此雙燕皆船名也。哀江南賦曰。排青龍之戰艦。鬪飛燕之船樓。可據。梁元帝詩。晨暈移去舸。飛燕動歸橈。與子山賦正同。陳晦伯控引古今。自謂無謬。而天中記馬部列蕭袁二事。豈未讀梁元之詩。子山之賦乎。

王母越王

宛委餘編曰。仙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句踐名越王。海味似蟻者亦名越王。仲由字子路。熊亦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注曰。酉陽雜俎曰。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背赤。素翼絳額。名王母使者。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令鳥守之。案此則鳥名王母使者。四字爲呼。非但云王母也。又鄴中記。石虎園有西王母棗。枝葉葱茂。四時不凋。九月生花。十二月熟。三子一尺。又石虎皇后浴室有二長生樹。葉大如掌。八九月生白花。子赤大如橡。世謂之王母長生樹。伽藍記曰。華林園有仙人桃。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卽熟。亦曰王母桃。酉陽雜俎曰。王母桃。洛陽華林園有之。十月熟。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又曰。貝邱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食之。取歸卽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古今注曰。虎鬚草。江東織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又曰。苦蕒。有裏形如皮弁。有實正圓如珠。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目下。謂之四荒。郭璞曰。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後魏書。大秦國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凡此果卉。荒極山阜。皆有王母之

名不可悉索者也。若夫越王名句踐，而以為句踐名越王，然則闔閭夫差皆名吳王也。竺法真登羅山疏曰：越王鳥狀似鳶，口句末，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器。南越志曰：鸞鷁一名越王鳥，兼名苑曰：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異物志曰：擁劍俗謂之越王鈴。下又曰：椰子有如兩眼，齊人謂之越王頭。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算菜，白者似骨，黑者如肉。臨海水土志曰：越王算如筭，大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中，見便取之，即可得。心中存來取，則縮入沙中。南越志曰：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又曰：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伐木爲船，俱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挽之。旣而船自飛下水，男女共沈於潭。風雨之夜，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卽有青牛馳迴，與船俱浮。今名越王潭。凡此禽蟲卉物，江潭多有越王之號，不可勝數者也。後漢任光傳：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通鑑武德七年，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唐書：開元時，瀛州人尹子路直弘文館教授，亦不止一仲生矣。然則何不言虎名李耳，老聃亦名李耳，藺茹藥名離婁，黃帝臣亦名離婁，木名扶蘇，秦公子亦名扶蘇，藤名丁公，項王將亦名丁公，雀名嘉賓，郗超亦字嘉賓。

傅粉

宛委餘編曰：梁冀使馬融爲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白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著婦人服爲服妖。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傅朱粉耳。

注曰漢書佞倖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駸駸貝帶傅脂粉化閹籍之俗也觀此則知漢初之制凡飛蟬耀鬢豐貂珥首者服飾皆然魏略曰邯鄲淳詣曹植植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則不但諸臣媚子爲之名士亦未免俗矣唐書曰張易之兄弟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則自唐以後何獨不然也

李膺張衡

宛委餘編曰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於邱社中得咒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噏子衡奔走尋尸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廩崔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然則今所傳張道陵者蛇腹餘瀝耳李膺非元禮漢蓋有兩張衡兩李膺也

注曰張魯已在曹氏之日記其事者不得爲漢人明矣考梁書劉季連傳齊明帝永元二年雍道晞率賊逼巴西涪令李膺破斬之梁高祖以鄧元起爲益州劉季連反書報李膺膺使使歸元起南史曰蜀士以文達者廣漢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據此則作記者梁代人且記以益州爲名隋經籍志同蜀記王隱撰也弇州俱誤然梁乃有兩李膺按王僧辨傳承聖二年西魏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辨於建業尋膺爲涪令時卽極英妙必過二十自

永元二年至承聖三年得五十八載。公胤若在已八十餘矣。展驥之後而處綴衣之役。耄耄之叟而奔命數千里之途。世無此事。故予謂梁元時之主書。又非東昏世之公胤。魏書李苗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尙書郎太僕卿。可爲一證。然吳志朱桓傳亦有魏廬江太守李膺。又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與吾俱爲講學祭酒。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冢。此在平子之前者。晉書趙王倫時有省事。張衡倫篡位。使衡衛惠帝。幽之後。斬東市。隋書張衡字建平。煬帝御史大夫。出爲榆林太守。誅朝野僉載。周張衡令史出身。合入三品。因退朝市蒸餅馬上食。則天降勅流外。文獻通考晁氏曰。張衡撰編年通載十五卷。熙寧七年表獻之。陳氏曰。張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集賢院學士。古今蓋有七張衡。四李膺也。天中記亦載張平子。張係師而增云。隋張衡殺文帝。武后令史張衡官四品。爲四張衡。李膺二人。依宛委說。皆爲未備。

忽雷博勞

宛委餘編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駁。鱷魚亦名忽雷。相馬人名博勞。鳥亦名博勞。見樂府及謠。注曰。洽聞記。鱷魚別號忽雷。一名骨雷。秋化爲虎。然唐人亦有名忽雷者。廣異記。唐歐陽忽雷。本名紹。桂陽人。任雷州長史。館臨大池。常出雲氣。居者多死。紹令測水淺深。別穿巨壑決水。於是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紹率徒持弓矢排鏑。與雷師戰。衣並焦卷。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涸。獲一虵。長四五尺。狀如蠶。杵爲粉。食之。南人因呼爲忽雷。鳥名者。趙岐孟子注曰。馱。博勞也。月令仲夏之月。鴈始鳴。鄭玄注曰。鴈。博勞也。疏。

引通卦驗曰。博勞鳴。反舌無聲。陸德明曰。博又作伯。相馬人見唐韻。孫愐曰。博姓。古有博勞。善相馬。則此人乃姓博名勞耳。惟東方朔占曰。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扣道邊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卽入取飲與之。廬陵官下記。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駿。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

擣素賦

藝苑卮言曰。班姬擣素。如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准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云。書旣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故。

注曰。擣素賦全篇駢麗悲涼。自是六朝高手。其非婕妤結撰。卽暗中按摸亦可辨也。賦若在潘陸鮑謝集中。必當與文雪雉鶴諸篇並入采擷。若以爲西京妙製而錄之。孟堅平子之閒。則有目者笑之矣。此賦漢書列女傳不載。而見於唐人所裒。疑昭明時尙未出。倘已經揀練而置之。益知文選之所以傳也。

呂應

宛委餘編曰。呂安。字仲悌。君苗。姓應。瑒從弟。俱見文選注。

注曰。楊用修集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璩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嬰尋元美之言。蓋承用修之論。而其實非也。嵇叔夜與呂長悌絕交書曰。中閒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云云。嵇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呂

延濟注曰。阿都。呂仲悌小名。然則呂安不但有字。卽小字亦傳於今矣。若休璉諸從。雖亦得姓。終於無聞。使後代之人。徬徨追想。甚無謂也。案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雲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又云。今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其人推能兄文。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觀此。則君苗清河族也。爲士龍推服若此。定是佳士。而流風倏泯。遺章闕然。特以欲焚筆硯一言。附見晉史。乃令後來有述。唐人所稱。蓋謂此人耳。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猶存。而復修少年鉛槧事也。又按晉書。曹志卒。太常奏以惡諡。崔褻歎之。而諡爲定。君苗豈卽崔褻字乎。嬰嘗爲君苗作小傳。載崔氏縣史中。

細腰

宛委餘編。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中皆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注曰。此說非墨子始也。晏子春秋。盆成括曰。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墨子兼愛中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鰥老。何也。君悅之。故臣能之也。兼愛下曰。昔荆靈王好小腰。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而靈王悅。

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韓子二柄曰。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楚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淮南子主術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民皆處危爭死。按韓子亦稱靈王。不云楚莊。惟尹文子曰。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荀子君道亦曰。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風俗通又作齊王矣。然曰朝多餓死。曰好士細腰。曰朝有鰥老。曰故臣能之。曰荊國之士。曰一國有飢色。曰國中多餓人。曰楚士約食。曰民殺食自飢。卽李彪封事亦曰。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俱未嘗言及女子者。惟管子七臣篇曰。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馬廖上疏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御覽引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民間闕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頸。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於是始以爲婦人耳。大招曰。嬌修滂浩。麗以佳只。少腰秀頸。若鮮卑只。此豈楚風所尙耶。將懷王耽樂於茲。而下化之耶。抑靈王之貽謀遠也。夫靈雖虐用其民。亦不淫於色。謂之好內。誠無所據。春秋繁露曰。乾溪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憊。然非有高唐之遊。瑤姬之夢也。乃以小腰之癖特聞。恐好事之繆解也。予意靈王方爭雄齊晉。志在毒逐。兩軍相當。雖腰帶十圍。無所用之。細腰之士。燕飛兔狽。易以成功。此楚靈之所爲好與。

雙名

苑委餘編曰。男子有雙名者。夏主赫連勃勃。吐蕃將乞臧遮遮。國相尙婢婢。唐琵琶客羅黑黑。樂工紀

孩孩劍客精精兒空空兒李懷光外孫燕八八元學士承旨嚙嚙平章政事回回右丞相脫脫太傅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學士馬馬

注曰外夷遠裔疊字成音以之爲名非有深義中國效之者非伶人賤工則舞姬歌妓時有傳者梁書有扶南王盤盤蓋出漢末則在勃勃之前矣搜神記有張小小以蠱食傭客周書楊忠小名奴奴唐書則天冊泥涅師師爲康國王貞元時吐蕃酋嬰嬰來降嬰嬰知兵法及山川地形新唐書作嬰嬰者宗室世系表有劍南效職李章章廬州倉李老老唐語林建中初士人遇僧俠子飛飛李石續博物志顏真卿遇道人陶八八段安節樂府雜錄貞元中有樂工曹保保長慶中尙陸陸善聲粟北里志有劉駝駝能爲曲子詞前定錄柳及娶岑氏生男名甌甌玉堂閒話臨洮民仲小小獵石家山紀聞錄唐代國公主家僧和和五代史李克用子落落爲張歸霸所禽又李存孝與安休休擊河陽休休被執王思同傳有潞王從珂伶奴安十十宋偏安藝流有勾欄弟子時春春徐勝勝朱安安陳伴伴余元元元時胡人張猩猩工胡琴楊維禎有張猩猩胡琴引鄂國公常遇春父名六六追贈開平王諡靖懿此皆可以補宛委之闕廣記開元初僕僕先生者姓僕名僕後果州女子謝自然學道時神仙頻降有姓崔名崔者有姓杜名杜者斯又奇矣若禽魚雙名者尙得爾雅之鷦鷯燕燕禽經之鷽鷽西陽雜俎有兜兜之鳥其聲自號形似鷽鷽山海經則青邱濯濯之鳥狀如鳩萊山羅羅之鳥是食人崇吾之山有鳥如鳬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枸狀之山有從從之獸如犬六足踵山崪崪如馬而革目四角牛尾晦隅之山有獸如牛而馬尾名曰

精精北海之內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大荒先民之山有黑蟲如熊。名曰猼猼。鼉水多鱣鱣亦魚。如鵠而十翼。鱗在羽端。敦水多鮪鮪之魚。食之殺人。深澤有鯨鯨之魚。如鯉。六足。鳥尾。亦王氏所未及錄也。

婦人雙名

宛委餘編曰。婦人雙名者。隋煬帝宮婢羅羅。元微之傳崔鶯鶯。又范十郎女鶯鶯。張建封妾盼盼。開元中宮妓薛瓊瓊。宋宣仁太后小名滔滔。朱端朝取妓馬瓊瓊。杜牧之所狎妓張好好。元微之所歡錢唐妓謝好好。畫中美人真真。又沈將軍妾真真。又元名妓趙真真。同時馮蠻子妻趙真真。錢唐妓蘇小小。私藏千牛女達奚盈盈。又王山所接仙女吳盈盈。錦官城妓灼灼。翟素死節婢青青。常青姬紅紅。朱虞部姬寵寵。北里妓王蘇蘇。鄭舉舉。王蓮蓮。張住住。錢唐倡楊愛愛。善和坊妓端端。武氏妓賽賽。張虞卿妓英英。又楚州官妓王英英。秦州妓香香。范十郎女燕燕。宋善畫婦人任才仲妾豔豔。徽宗幸妓李斯斯。義妓毛惜惜。又張幼謙妻羅惜惜。成都角妓可憐憐。又湖州妓丁憐憐。魏鵬妻賈娉娉。榴花女石醋醋。劉諷遇仙女翹翹。又理宗宮人翹翹。元名妓荆堅堅。李心。顧山山。馮六六。辛棄疾妾田田。錢錢。注曰。宛委亦有遺也。樂府有隋煬帝宮人羅愛愛。唐書肅宗張皇后妹師師。封郾國夫人。又文宗宮人張十十。唐詩紀事。文宗宮人沈翹翹者。歌河滿子。上爲歛歛。問之。吳元濟女也。亭亭敘錄曰。廬江王瑗寵姬亭亭。白居易詩。蘇家小女名簡簡。又傷楊師皐姬英英。南部新書。王縉造寶應寺。寺中釋梵天女。悉韓幹

爲齊王妓小小等寫真也。段成式等有哭小小寫真聯句。因語錄。李汧公勉寵妓曰七七。善鼓箏。張君房。勝說。大歷中。才人張紅紅善歌。唐書。高彥昭女名銖妹。德宗諡之曰愍。唐詩話。崔曙女名星星。會昌解頤錄。長葛尉劉立女名美美。東坡詩注。張祐妾燕燕。抒情集。寶鞏有弔妓東東詩。鑑戒錄。成都女郎張窈窕。作買衣裳詩。北夢瑣言。燕使馬戩聘鎮州。韓定辭接之。有妓轉轉。戩援筆作轉轉賦。遼史。景宗后蕭氏小字燕燕。天祚妃蕭氏小字瑟瑟。宋京師名妓李師師。見寵徽宗。私與周邦彥昵。又理宗癸丑元夕。呼妓唐安安入禁中。歌色絕倫。元青樓集有劉遍遍。劉寶寶。湖州角妓汪憐憐。都下小旦孫秀秀。又劉子安女關關。七八歲得名湖湘閒。又維揚妓李芝儀。女童童。剪燈新話。元嘉興娼羅愛愛。又淮安劉翠翠。餘話有趙鸞鸞。字文鸞。東平人。與其夫柳穎俱死節也。然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田田。錢錢。皆因其姓而名之。常代辛答尺牘。麗情集云。柳將軍家妓沈真真。柳以贈鄭還古。餘編乃云。贈柳妾。人知有韓翃。而不知有李還古。皆誤記也。

寄生

宛委餘編曰。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

注曰。南齊書。宋明帝遣齊太祖討張淹。軍容寡闕。乃編棕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又東昏紀。義師至。帝騎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雀寄生。寄生當是障泥之類。然韶州圖經有馬援門人轅寄生。善吹笛。宋書檀道濟傳。盧循寇逆。羣盜郭寄生等聚作。唐孔顥傳。沈思仁遣軍主應寄生討晉安太守劉瞻。南齊書。

周山圖傳。臺軍主毛寄生與張鳳戰於豫章江。後魏穆崇傳。穆寄生襲爵建安公。外戚傳有李寄生。賜爵高邑子。此人名也。後漢禮儀志曰。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是鬼名也。毛詩陸璣疏。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東方朔傳曰。郭舍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數也。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窠數。師古曰。以盆盛物戴於頭者。以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張衡思玄賦曰。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彫而已育。衡自注曰。根生寄生也。李善曰。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旣凋而寄生已茂。此皆草名也。爾雅。寓木宛童。郭璞曰。寄生樹一名蔦。易林曰。寄生無根。本立不固。斯須落去。更爲枯樹。眞誥曰。良常山東南有寄生樹。如曲蓋形。此木名也。東方朔七諫曰。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于江潭。則竹亦可名寄生矣。至於蟲名者。今南方海中。小螺多有蟹生其中。所謂蠓蛄腹蟹者。閩人皆以寄生呼之。異苑。南州異物志。陶隱居本草注。俱謂之寄居。陳藏器本草曰。寄居在殼間。而非螺也。候螺蛤開。當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中。亦名寄生。

卮林卷之六

廣陳

青雲

宋人登科詩用青雲字。楊用修以爲誤。歷引古事駁之。其云。史記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回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處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尙。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陳晦伯以青雲爲貴仕。正楊云。史記。須賈見范雎。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揚雄解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蹙直

造青雲何至與驚馬爭路。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騫鴻。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王道度傳。非梁也。唐僧廣宣寄賀王起放第二榜詩。便向青雲領貢賓。

廣之曰。青雲蓋有數解。二公之爭。所謂人知其一耳。按琴操。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作九州伍長乎。故胡廣作法喬卿碑曰。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孫綽徐君頌曰。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孫盛何夔論曰。高尚之徒。抗心青雲之表。王康琚反招隱詩。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謝靈運石門詩。共登青雲梯。還舊園詩。托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吳筠詩。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江淹學騷曰。摘江崖之素草。窺海岫之青雲。杜甫別董碩詩。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北征云。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寄李白云。白石來深殿。青雲滿後塵。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韓愈送惠師云。日攜青雲客。探勝窮崖濱。此高逸也。八公操。超騰青雲。稻梁甫兮。神仙傳。彭祖曰。仙人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揚雄甘泉賦。吸青雲之流霞。楚詞曰。載青雲兮上升。郭璞遊仙詩。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江淹擬之曰。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劉孝標升天行。欲訪青雲侶。正值丹邱人。王筠詩。日軒若回駕。相待青雲際。真誥保命君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常建仙谷遇毛女詩。祈君青雲祕。願謁黃仙翁。此遊仙也。有以神襟言者。陸景典語曰。清氣標於青雲之上。顧榮謂中宗曰。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顏延之伍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秀。注曰。青雲。猶高遠也。劉璉訟建平王書。墨翟夷叔。李牧陳蕃。皆身棲青雲之上。

而困塵泥之裏。裴松之魏志論曰。張子房青雲之士。非陳平倫。北山移文。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江淹作袁炳傳曰。炳與余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常景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周徐謙短歌行。意氣青雲裏。爽朗煙霞外。北齊書。沙門道研。蘇瓊每見。談問玄理。研謂弟子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閒。何由得論地上事。此類是也。

有以氣勢言者。說苑。侯生謂始皇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傅子曰。劉陶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淮南兵略訓。氣厲青雲。疾如馳驚。管鼓吹曲。將如闕虎。氣凌青雲。此類是也。

有極無意義者。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鬼谷遺蘇秦張儀書曰。嵩岱之松柏。上枝干乎青雲。子虛賦。其山上干青雲。羽獵賦。青雲爲紛。虹霓爲纓。淮南子。魏闕之高。上際青雲。靈光殿賦。隆嵎吻乎青雲。宋玉笛賦。激叫入青雲。曹植雜詩。悲嘯入青雲。阮瑀詠荊軻云。歎氣若青雲。稽康思親詩。淚如雨兮歎青雲。傅玄詩。青雲徘徊。爲我愁腸。又歌。聲上徹青雲。夏侯湛抵疑。鴻鵠一舉。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吳均贈周承詩。青雲葉上圓。白露花中泣。蘇頌應制詩。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劉希夷公子行。綠波蕩漾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陳陶巫山高云。玉峯青雲十二枝。白居易長恨歌。驪宮高處入青雲。此類是也。

又有貴仕之類。如東方朔客難曰。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傳玄曲。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石崇答曹嘉詩。昔嘗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抱朴子。吳失篇曰。有才有力者。蹊青雲以官躋。後魏書。宿

石等並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北齊書。清河王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隋書文學序曰。奮迅泥滓。自致青雲。荀濟贈陰梁州詩。各附青雲遠。詎假排虛力。陳子昂詩。宋侯逢聖君。騁馭遊青雲。岑參詩。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李白詩。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杜甫贈張太常詩。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韓愈江陵途中詩。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頭囚。劉禹錫寄毗陵楊給事詩。青雲直上無多地。卻要斜飛取勢回。唐書袁高曰。盧杞作相。朋附者效唾立。至青雲。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歧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此皆晦伯所遺也。

至於用之登科詩者。蓋亦有說。晉書天文志中云。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隋書京房易飛候占。與晉志同。用修所引京房易占。則失其半矣。宋梁顥及第表。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當是尋此故實。然左傳。鄭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氏。唐宋登科詩皆用此。以爲赴春官而得雋耳。

吹景集曰。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長乎。嵇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青雲方乘芳餌可捐。達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觀白日。俱祖箕山公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闊。是羽可爲儀。直爲進賢冠。借用失之矣。杜贈崔于二學士詩。青雲猶契闊。凌厲不飛翻。恐董誤。太白猛虎行。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羣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

本少陵也。陳晦伯駁用修援證頗博。然亦未引許由語。右董氏說。引據多余所遺。並錄之。

疾風知勁草

天中記曰。東觀漢記。光武爲大司馬。以王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南史。庾登字仲遠。爲宋明帝府尉。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唐書。太宗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議。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僇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一作晷日辨誠臣。李絳論古今宦官統帥。憲宗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廣之曰。漢紀。桓帝詔曰。太尉黃瓊。數有忠謬。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晉書。泰始之初。安平王司馬孚。內弘道義。外闡忠貞。語曰。疾風知勁草。獻王其有焉。南史曰。袁粲執履之蹟。近乎仁勇。古人云。疾風勁草。此之謂乎。北史。魏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車駕西幸。鴻賓奉獻酒肉。迎於稠桑。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北齊書。傅伏田敬宣。雷顯和贊曰。傅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後周書曰。裴寬爲齊文襄所禽。遁還。見周文帝。帝曰。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冒死歸我。竹帛所載。何以加之。隋書。煬帝賜楊素手詔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唐書。則天璽書。勞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卿歲寒無改。良深嘉尚。又玄宗

勅姜皎曰。士之生代。命有泰山之重。義狗則爲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楚國公皎。戴於朕躬。憂存王室。補朕之闕。斯人孔臧。又裴諝。字士明。署侍御史。爲史思明所得。諝陰疏賊短長以聞。賊平。諝赴行在。代宗見諝曰。疾風知勁草。果信。史異聞錄曰。貞元中。大儀縣鬼贈獨孤穆詩曰。白刃汗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此皆忠臣蒙褒。不獨王庾蕭李也。若虞愿定命論曰。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蓋非有所指。然天后之詔實采其言。

元二

陳晦伯學林曰。金石錄云。鄧騭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按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今按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碑有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孔耽碑云。遭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陳忠傳云。自安帝卽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陳忠以爲憂。上疏云云。容齋隨筆曰。論衡恢國云。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閒。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此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旣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潰。羌寇畔。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

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野客叢談云。陳忠仕於永初中。與鄧騭同時。則益可信元二之爲元年二年矣。鄧后紀云。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二厄運。危於累卵。此亦作元元字。殊於義未安。宛委餘編曰。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卽元元也。其楊孔碑元二字。趙明誠云。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考歷書無之。竊謂恐卽入元百六而爲陽九。次爲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爲元二耳。此蓋穿鑿之論。元元字多見於兩漢書。武紀。燭幽隱。勸元元。元紀。元元安所歸命。光武紀。下爲元元所歸。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蓋卽指元元爲民也。又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善意也。宣紀。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匈奴傳。元元萬民。夫此以元元加民之上。則鄧騭傳。元元之災。人士饑荒。陳忠傳。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皆重複矣。廣之曰。洪氏隸釋亦引金石錄云云。而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二。明二。蕩二。世二。勤二。亦不再出上一字。非若元二遂書爲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輓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閒。云云。所謂元二者。蓋卽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四州。詔騭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騭班師。迎拜爲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災。人民荒饑。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隲崇節儉。能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閒。萬民饑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

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二洪淵源所漸，墳簞迭吹。晦伯博采前言，深信景廬之說。予竊謂不然。何者？永初禍故既在元年二年，此則改年之初。石門頌何以云中遭一往之運？陳忠傳何以云頻值頻之與中？豈漫爲之辭乎？且元年二年可合爲元二，則在三年四年而曰中遭三四，曰時遭三四之災，在五年六年而曰遭五六轢軻，曰頻遭五六之厄，可謂成文理乎？帝王卽位改元，誰不歷載繫紀，而獨永初之元二爲東漢之謎談？青史鴻篇，金石雕篆，以譴爲譴，予所未安。水經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隗爲楊厥之所開。靈帝建和二年，太守王升琢石頌德。自永平至永初四十餘年，安得謂元二爲永初元年二年也？永初二年，羌始入益州。雖殺漢中太守董炳，然地去漢中尙三千六百里。四年，羌乃攻褒中。太守鄭勤與主簿段崇俱死，則非元二之年也。若謂西戎殘虐在殺董炳時，則止可言二載。何爲以元配二乎？孔耽碑：人民相食，事在永初三祀。而以傳之元二移復於前，又非實錄。鄧后詔旣言延平之際，又曰元二厄運，此果爲元年二年抑何所指？恭陵元二雖加以師旅，因之饑饉，而幼君享御，輦轂無虞，何以謂危如累卵？此不過欲析言求異而不顧理之不可通也。考安帝紀：永初元年，叛羌寇掠冀并，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二十八風雨雹。二年，四十大水，大風雨雹。十二地震，萬民饑流，羌貊叛戾。此二載中大災大厄。良曰不誣，然尙未若三年叛羌破沒臨洮，京師并涼大饑，民相噉食，郡國九地震。四十一大雨水雹也。四年三輔寇亂，人庶流尤。海賊殺縣令，叛羌殺太守，杜陵園火，郡國九地震。六州蝗，三郡大水也。五年郡國十二地震，八雨水。九

州蝗。先零寇河東。至河內。詔曰。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也。七年郡國十八地震。南陽七郡民饑也。未若元初元年郡國五旱蝗。十五地震。蜀郡夷殺縣令。羌絕隴道。敗刺史也。二年郡國十九旱蝗。詔稱災異不息。被蝗七年。地裂日食。十餘地震。羌戰丁奚。三軍敗沒也。若斯災厄。亦孔之醜。而獨舉元年二年咎徵。動爲口實。何與。予以爲解詁如調弦。不容記柱。元年二年之說。惟論衡之旨爲然。陽九百六之義。則鄧騭傳楊厥碑近之。其他字狀致誤。悉當讀作元元。元元之訓。諸家殊指。戰國策。蘇秦曰。子元元。高誘注。元元。善也。顏師古文帝詔注。亦曰。善意。史記索隱曰。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章懷太子光武祝文注曰。元元。謂黎庶也。元元猶喁喁。可矜憐之辭。文選陳琳爲袁紹檄曰。割剝元元。呂向注。謂衆人也。鍾會檄蜀。以濟元元之命。呂廷濟注。謂百姓也。予按。高顏語約。關於事情。二呂詞膚。凋於藻色。若漢書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宜取希馮之譬。武元世祖章紀。應從姚監所箋。若王莽傳。無使百僚元元失望。釋道恒道標答秦主書。伏願監其元元之情。又曰。不勝元元之至。真誥楊君答靈籙曰。濟某元元。宿夜所願。則當采章懷之言。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則可用高顏之解。又西都賦曰。元元本本。殫見洽聞。章懷注曰。元其元。本其本。李善注。謂得其元本。漢書敘傳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也。潘尼乘輿箴。元元遂初。芒芒太始。又似悠悠之意。盧鴻洞元室歌曰。談空空兮。覈元元。蓋本北山移文。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乃以元元代玄玄耳。隻字單詞。固已一致百慮矣。

蠱治通用

楊用修云。易治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作蠱字。可證。

陳晦伯正楊云。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廣記繁富。人難徧閱。故每借以欺人耳。七修類藁曰。海觀張天錫。作文敏捷。而用事率杜撰。人有質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西湖志。張錫字天錫。號海觀。錢塘人。天順壬午鄉薦。山西教諭。西京賦良

注曰。蠱。豔美也。南都賦良注曰。蠱媚。美容也。並無冶字。廣成頌。田開古蠱。注音冶。不云古字。夫

一冶字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爲子字者。不亦難乎。使公冶長有知。又將有用修大橫之誚矣。

廣之曰。維摩詰經有妖蠱語。唐沙門玄應音義曰。蠱。周易作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謂姿態之貌也。據此。蠱治通用。蓋一證也。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注曰。蠱音古。傅武仲舞賦。貌嫵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張衡思玄賦。咸妖麗以蠱媚。章懷注亦曰。蠱音野。謝惠連詩。鄺生無文章。西施整妖冶。胡爲空耿介。悲哉君志瑣。冶。果鄔切。則謝又讀冶爲蠱。至晏子春秋古冶子。廣成頌作古蠱。章懷注曰。蠱與冶通。二字通用。灼然覩矣。又易治容。鄭玄。陸續。虞翻。姚信。並作野容。云野。言妖野也。凡野葛鉤吻。論衡作冶葛。則冶通於野。抑有前摹。用修按據歷歷。晦伯空効無驗。固知文囿之中。忌能者多。虛襟者少。

鞞

楊用修曰。鞞。國名。古肅慎地。其地產寶。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鞞。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尙軟。油露成津密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鞞。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鞞斜紅帶柳。琉璃嫩綠平橋。人閒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二公詩詞皆用鞞事。人罕知者。

陳氏正楊曰。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者。得天寶。曰紅鞞。大如巨栗。赤爛若朱云。見楚州刺史鄭輅記。唐書外國傳。鞞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寶也。瀛涯勝覽云。鞞國西瓜一枚。二人舉之。今紅子西瓜可云鞞乎。

廣之曰。韻會云。唐黑水鞞。古肅慎地。唐寶記有紅鞞。大如巨栗。以鞞地產寶石也。用修說本取黃氏。按杜陽編曰。尼真如得八寶。二曰紅鞞。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此有朱櫻字。故與可歌用之。廣異記曰。乾元中。江淮度支率。商旅五分之一。有波斯胡人。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小瓶如拳。問其所貯。詭不實對。揚州長史鄧景山問之。胡云。瓶中是紫鞞。得之者爲鬼神所譴。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寶能及也。又率一萬貫。瓶中有珠十二顆。二書所稱。似皆類珠。而韻會謂之石。舊唐書肅宗紀曰。上元二年。楚州刺史崔旉。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七曰紅鞞。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則又以爲玉。然曰如栗。則爲珠類近之。而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載李景亮作李章武。

傳曰李章武字飛中山人生而敏博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詣華州悅其舍人家婦而私焉既別八九年自京師訪之婦沒矣章武具飲饌呼祭二更婦至迎擁攜手款若平生至五更仰望天漢嗚咽悲怨於裙帶上解錦囊取一物贈之其色紺碧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識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與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願常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而別後章武至東平丞相府因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不知不敢雕刻及使大梁又召玉工因其形雕作櫺葉象奉使上京每貯懷中至市偶見胡僧近馬叩頭曰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則又非玉非珠矣隋書曰波斯國出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所謂呼洛羯疑靺鞨之類又女國王姓蘇毗字末羯末羯常與靺鞨同蓋亦以異寶爲字也晦伯譏用修言出挹婁而不能證其產自玄圃亦目睫之論乎且肅宗以崔旉之獻改元寶應謂在代宗時亦誤

勅

學圃薏蘇曰談苑曰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金石錄曰後周河瀆碑云瑯琊王褒字子淵造華岳廟碑云萬紐于謹撰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後周距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勅書此類甚衆要不始於顯慶大年之說

非也。晦伯以爲梁高僧傳。宋元嘉時。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勅州郡令資發下京。及至建業。勅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材官相語曰。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南面向案。代帝畫勅。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嘗作數勅字。武成斬之。梁書。范雲卒。禮官請諡宣。而勅諡曰文。文選有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勅答臣下神滅論。公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勅矣。

廣之曰。此論宛委餘編亦有之。陳與王相爲水火。譙蘇豈捃摭故實以高之乎。然詔勅之名。不自宋齊始也。晉八王故事。張方逼上出謁宗廟。上以青筒詔勅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晉故有勅矣。蜀志亦屢稱勅。後漢書。光武之讓吳漢。徵鄧禹還。皆以勅書。劉歆七略云。孝武皇帝勅丞相廣開獻書之路。則漢代咸施勅也。故釋名曰。勅。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獨斷曰。戒書。戒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戒飭也。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書稱勅天之命。本經典以立名目者也。武帝選言弘。與勸戒淵雅。逮光武造次喜怒。時或偏濫。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實乖憲章。明帝每爲詔勅。假乎外請。夫王言崇祕。百辟其刑。勅戒恒詒。則筆吐星漢之華。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有訓典焉。若漢高祖之勅太子。顧命之作也。列觀前載。勅之爲名。已起中古。豈獨宋齊乎。龍魚河圖。翠嬀之川。大龜負圖。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史冊中。往往面傳帝命。便名爲詔。口銜天憲。卽稱曰勅。亦不必一札十行。鸞章鳳采也。

匡徐

藁砧破鏡

徐渭青藤山人路史曰。破鏡獸而能飛者。然飛不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烏白頭之謂也。砧是趺石。以諱夫似矣。而藁者禾稽也。豈古時穩砧。或以藁故連稱之耶。梟食母。破鏡食父。詳見楞嚴經及封禪書。

匡曰。齊梁樂府多取異名之物。指喻其意。如以春蠶爲思。芙蓉爲憐。黃蘗黃連爲苦。空局爲無期。方相爲欺人。牛跡爲啼痕。投壺爲作嬌。空織殘機爲無匹。石闕石板爲悲木。棲牀爲坐相思。往往而然。是詩藁砧爲砧。謎夫字也。山上山。謎出字也。大刀頭。本李陵傳。謎還字也。破鏡象新月形。謎弦月也。舊說出許彥周詩話。原自允當。文長偶讀封禪書。輒標新解。不知其爲笑於閨婦也。國風思夫。喻之杲日。又比之殷雷。半月之言。頗合風人之旨。且方何爲期。六日不詹。優柔思悲。日月以冀。卽葛生藪蔓之詠。錦衾角枕之詞。亦自歎就木之時。持爲同穴之誓。未有以爲無還期者。若指爲烏白。羝乳之類。是明謂無定河邊之骨。春閨夢裏之人。思婦忍爲此言哉。且銀閨托喻。自有比翼鴛鴦諸禽。而取譬食父之獍。何太不倫。桓譚新論曰。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予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母。乃能飛。然乎。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慚。君子之於禽獸。尙諱之。況人乎。推此而言。以梟獍歌其夫。豈情也哉。按郊祀志。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獠而虎眼。未聞其解飛也。

周書無爲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破鏡若飛食人何必以所生充一飽乎楞嚴經云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爲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則又爲羽族能飛者何不更指此乎何遜望新月詩曰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李白答裴侍御詩憶昨新月生西簷若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錢起送夏侯校書詩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元稹決絕詞曰感破鏡之分明睹淚痕之餘血錢以殘陽作對元以分明爲詞與彼出雲懸秋者豈亦傅翼之軀抱果之禽耶王融代蕤砧詩花蒂今何在亦是林下生何當垂雙髻團扇雲閒明又云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璧已虧花蒂附也說文花下萼也亦夫之謎林下生亦出也雙髻鬟也團扇本班姬詩明月隱語也鏡臺跗也聯玉連環也碎則環矣雲上璧虧月之下弦也元長解已如此徐君殆未見與又蕤砧是打蕤之砧亦非藉砧之蕤如用藉物助語蕤字爲虛設矣

少兒子夫

青藤路史曰衛青字仲卿鄭季所生而冒衛姓衛媼長子字長君長女名衛孺嫁太僕公孫賀次女名少兒又名子夫少兒既通陳掌又通霍仲孺生去病其後始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後立爲皇后步廣史記所稱子夫男弟者是也此又非鄭季所生不知媼更通何人而亦冒衛姓者也鄭季平陽人爲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霍仲孺亦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霍光乃去病之弟仲孺後娶所生也其後去病既貴知爲仲孺子而父仲孺焉衛青則終不父鄭季青衛媼所生去病少兒所生則去病

乃青之甥也。平陽侯曹壽，尙平陽公主而封侯。公主，漢武之妹也。衛媼，曹壽婢妾輩也。鄭季先固有嫡妻，史失其姓。愚按：衛媼既云平陽侯之婢妾，與鄭季通而生青，既不從鄭姓，又不從曹姓，而顧從其母姓，豈當生時媼歸其家，而青留長於曹耶？如此，則知之者衆矣。安得終不聞於曹壽耶？且長子長君，長女衛孺，次女子夫，季子步廣，俱不從曹姓而從衛性，又何耶？

匡之曰：漢書衛青傳曰：青父鄭季，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子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子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霍去病傳曰：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衛皇后傳曰：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平陽主，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卽貴無相忘。入宮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夫少兒則子夫姊也。先通霍中孺，生去病，而後嫁陳掌。嫁掌在子夫冊立之後。諸傳歷歷言之，文長乃云少兒又名子夫。旣通陳掌，復通中孺，生去病。後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立爲皇后，是爲衛皇后。已爲陳霍所淫，而後入宮，旣生霍冠軍，而未乃生太子據，爲皇后，是票騎爲戾園同母兄也。豈不悖哉！且曹壽以列侯尙主，非尙主而封侯也。侯家富溢盛滿，家僮數千，邪淫自恣，配合無忌，生男爲圉，生女爲妾，如雞鷲之成羣，長雛育子，飛栖隨意，主豈問其所生

哉。而以爲何不聞於曹壽。夫壽以惡疾。公主更爲長平侯妻。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而暇知婢妾之淫子乎。抑顏師古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果爾。則衛長君。君孺。少兒子。夫步廣。皆媼夫衛某所生。特閒一淫於鄭季。而生青。遂不得不冒姓衛耳。又青歸而民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後因皇后貴幸。故冒衛姓。則安得父鄭季乎。然青傳謂皆冒衛氏。則衛媼未必爲衛家婦。顏籀之言亦未可信也。雖然。公主旣嫁。而鄭季始與主婢通。生青。則公主於青。不啻倍年。仇離之日。眚勉歸青。此與館陶主之牡董偃無異。老婦得其士夫。武帝都不以爲醜。甚矣漢法之陋也。然公主得配大將軍。正賴皇后爲言。是可酬拊背之祝矣。

蔡琰

青藤山人路史曰。羊祜。蔡邕外孫。如此。則邕之女。又嘗嫁羊姓矣。一嫁衛仲道。一嫁董祀。一嫁羊。一適單于。凡歷四男子。或邕更有一女耶。非女琰耶。或伯仲之女耶。

匡曰。蔡琰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明嫁董氏而終。故繫之董祀。如更適羊。則史當稱太山羊衛妻者。陳留蔡邕女矣。且琰沒於南匈奴。左賢王。非單于也。若事單于。則琰爲閼氏。可得而贖乎。又羊衛前娶孔融女。生發。後妻生承及祜。發承俱病。祜母以不能兩存。乃悉心養發。發得濟而承竟死。若承爲文姬所生。則胡雛永別。悲歌傷懷。而承在殤宮。恩勤曾不及他人之子。漢恩何淺。胡何深也。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羊后傳曰。后父衛。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女也。司馬景王納之。無子。武帝受禪。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據此。則非文姬審矣。

然則徽瑜及祜蓋文姬姊妹所育。以爲歷四男子者。非以其托命胡王。下流是居也耶。至伯仲之女。不得謂其子爲外孫也。抑又論之。羊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襲非邕之孫乎。又世說新語注引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而晉書蔡謨傳曰。蔡睦。魏尙書睦生德。樂平太守德生充。爲東曹掾。充生謨。至司徒謨生邵。系等世系昭然。邕未嘗爲庭堅之不祀也。而史言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琰還。豈爲其子早凋故乎。琰之詩曰。家旣迎兮當歸寧。則邕妻尙存也。疑是時羊氏婦亦亡。故操贖及胡妃。然羊祜卒於咸寧五年。年五十八。計以黃初元年生。則於時濟陽君猶在。胡爲閒關而贖文姬。又豈爲才女能傳業故與。然蔡豹傳曰。豹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叔父也。祖睦。魏尙書父宏。陰平太守。據此。則睦爲邕叔父之孫。與世說注不同。未知孰是。予又按。是時有二羊衛。一祜父。上黨太守。一孫權太子登中庶子。有人倫鑒識。至桂陽太守。兩人蓋同時而各仕一國也。

通焦

崔浩

焦氏筆乘云。魏太武殺崔浩。云刊所撰國史於路。暴揚國惡。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虜主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謀泄被誅。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周嬰通之曰。天啓壬戌春。予爲崔孟起撰綿史。於白馬公事洗鍊特詳。時有彈駁。今猶記其略。其一曰。

廣弘明集曰。太武滅佛法時。太子晃監國。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再三不許。有沙門玄高者。晃師之。崔浩得幸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讒於帝。云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何及。又晃結納玄高。高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且幽之。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論之。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玄高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蹟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帝遂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崔浩讒詞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嬰按。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浩被誅夷。明年六月。晃遭摧殞。則晃之禍不由浩興也。讀魏收魏書。收蓋不平於浩者。浩之細瑕。輒加曲筆。況茲大事。能無直書。收於浩傳云。太武以浩輔導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於閣官傳云。東宮爲宗愛所搆。以憂薨。凡收書太武連歲行幸。晃亦彌年監撫。而於愛傳忽露其事。若以浩之浸潤而釀晃之禍。故收寧能爲浩貸乎。玄高事。慧皎高僧傳大同。但云。僞太平五年九月。高就禍於平城之東隅。是宋元嘉二十一年。不言殺晃。道宣所紀。殆爲厚誣。顧浩之署人不讓副主。銅龍之貴。視等弁髦。金馬之慈。藐諸執袴。人之多言。蓋亦有自矣。其一曰。宋書曰。索虜以柳光世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焘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洩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嬰按。浩之在魏。佐命運籌。固無遺策。躍馬跋扈。蓋非其人。高歡。宇文泰之徒。並噬暗宿將。屈身弱主。故能淪移鼎祚。手奪神器。浩不遭傾頽之運。而事猜禍之君。七十老翁。反欲何爲。異時李孝伯卒。

太武悼之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若浩名列叛人。豈宜追悼。魏收作魏書。齊文宣勅曰。好直筆。朕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文宣。魏之臣吏聞見不遙。造次一言。必非飾說明矣。異圖不密。或魏人諱其國惡。而以浩反聞於南朝。故匹敵史官樂書其事乎。又浩本傳言浩妻並郭逸女。而此云光世姊夫。未知何謂。恐沈約之說爲非。雖然。魏書曰。浩非毀佛法。妻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檻中。衛士數十人搜其上。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爲報應之驗。高僧傳曰。博陵崔浩。猜嫉釋教。與天師寇氏說僞主。燾以僞太平七年毀滅佛法。梟斬沙門。太平末有釋曇始爲說法。燾大生慙愧。遂感厲疾。寇寇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續高僧釋曇曜傳曰。太平眞君七年。司徒崔浩。邪佞諛詞。令帝珍敬老氏。虔劉釋種。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心悔。誅夷崔氏。按若此言。則浩於謗佛得罪已深。釀禍莫禱。卽令日行萬善。亦宜備極五刑。刊史謀叛。皆其微咎耳。抑自作之孽者。乃西方聖人奪其鑒而速其殃耶。附論以快夫佞佛者。

紫蓋黃旗

焦氏續筆乘云。吳書曰。太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連在東南。帝心奇其辭。江表傳曰。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但知其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紫蓋黃旗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

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

通曰。按選注。司馬徽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乎。此豈刁玄詐增者耶。陳化稱先哲之說。沈約舉術士之談。蓋卽司馬徽前語。通鑑作刁玄詐增識文。豈別有據乎。鮑照河清頌曰。黃旗西映。紫蓋東輝。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李周翰注曰。黃旗。瑞雲也。魏書。梁范胥與李諧接對。亦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江左文人以斯藉口久矣。又魏收五胡傳敘曰。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社。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徐陵太極殿銘曰。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薛頌又本此也。

繇

筆乘曰。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猷同。一字凡六用。

通曰。此字六用。並存漢書。諸美雖臻。逸義未究。按爾雅。繇。喜也。郭璞曰。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卽繇也。古今字爾。則與猶同。趙充國上書。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此同猶字。當訓尙。與詠斯猶之義又異。述元紀贊。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則與游同。地理志曰。南郡高成縣。滄山。滄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而水經曰。油水出孱陵縣。注曰。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與滄水合。水出高

成縣澮山東至辱陵入油水則絲與油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中楯瓦絲鉤汰駟杜預曰絲過也則與尤同鄭玄周禮追師注曰副之遺象若今步絲疏曰漢之步絲謂在首時行步絲動也則與搖同說文曰蘇草盛貌夏書曰厥草維蘇今禹貢作絲則與蘇同又左傳其絲杜預曰卜兆辭陸德明音直救反顏師古文紀注曰本作籀則與籀同山海經共工臣曰相絲郭璞曰相柳也語聲轉耳則亦與柳同

離有十六義

筆乘曰離字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樂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喬皇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雒離木名瑩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陵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

通曰王逸離騷序曰離別也又注曰近曰離遠曰別夫離之爲義貳之散之解而析之乖而分之沮而駭之畔而邊之無所不可然尙有異者易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詩月離於畢正義曰歷也晉語郭偃曰非天不離數韋昭注離歷也非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也詩亂離瘼矣毛傳曰離憂也周語聽淫日離其名韋昭曰離失也儀禮大射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鄭玄注離猶過也獵也又士冠禮離肺實於鼎鄭玄曰離割也又鄉飲酒禮肺皆離鄭玄注猶搯也又士虞禮離肺膚祭鄭注離肺舉肺也少儀注曰

離、劉離之也。曲禮曰：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疏曰：易明兩作離，是離爲兩也。公羊傳：二國會曰離，何休注：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道不同，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莊子曰：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陸德明音義：離，著也。招魂曰：離榭修幕。王逸注：離，列也。方言曰：羅謂之離。離謂之羅。郭璞注曰：皆行列物也。又王融疏：璿弁星離，玉帛雲聚，皆此義也。淮南子：陰陽相換，離者必病。高誘注：離，遭也。又曰：皆離其童蒙之心。高誘說：離，去也。方言曰：勿，邈，離也。楚謂之越，或謂之遠。吳越曰：勿，又曰：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離。又曰：斯，掬，離也。齊陳曰：斯，燕之外郊。朝鮮列水之閒曰：掬。呂覽：形性相離。高誘注：離，違也。後漢書：劉盆子曰：無所離死。太子賢注：離，避也。又章帝策東平王曰：非我憲王，其孰離之。注：離，被也。劇秦美新曰：非新室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思玄賦：離朱唇而微笑。張衡自注曰：離，開也。吳都賦曰：百室離房。呂延濟注曰：離，猶異也。陸機連珠：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劉良注：離，猶節也。左傳：葉公子高曰：偏重必離。杜預注：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是解離爲敗也。山海經：離耳國。郭璞注：鏤離其耳。分令下垂。王褒洞簫賦：鏤鏤離灑。則訓離爲鏤者，任彥升表：閑門荒郊，載離寒暑。呂延濟曰：離，經也。然詩載離寒暑箋曰：至今則更夏暑冬寒，又解爲更矣。釋名曰：詈，離也。以此掛離之也，則亦可訓詈。廣雅曰：靡，離也。則又可訓靡。謝惠連鞠歌行：南荆壁，萬金貲，卞和不斲與石離，則似當解爲同矣。復有兩字成文者。周禮：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注：正之，使不偏邪，離絕也。魏都賦：飾華離以矜然。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鐘，叔之離磬。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懸。尚書：虞大傳曰：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明堂位疏引。

白虎通樂元語曰。西夷之樂曰禁。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也。又曰。朝離卽株離也。詩雅南。周禮韞縵氏注並云。西夷之樂曰株離。蓋出鈞命決。與此異者。詩正義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也。嬰按。今白虎通作侏離。而東都賦。僣侏離。罔不俱集。則株侏朝。卽四字皆聲轉而字通耳。蔡文姬詩曰。言兜離兮狀窈停。太子賢注。兜離。匈奴言語之貌。此與樂舞又別。九章曰。妒被離而障之。嚴忌哀時命曰。劍淋離而從橫。王逸注。淋離。長貌。王褒洞簫賦。和紛離其四溢。李善曰。紛離。聲四散貌。風賦曰。被麗披離。善又曰。四散之貌。琴賦。豐融披離。張銑注。則曰。披離。通暢而清也。太玄疑曰。陰陽相磴。物咸彫離。後漢書。郭后以衰離見貶。夏侯湛山路吟曰。丘陵兮連離。爾雅曰。覲髮。莠離也。郭璞曰。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莠離卽彌離。彌離猶蒙龍耳。又古樂府木蘭詞。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迷離亦作彌離。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爲脅。司馬彪注。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莊子又曰。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崔譔注曰。闔跂。偃者也。支離。偃者也。莊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李頤注。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謝靈運詩曰。余亦支離。劉良注曰。毀瘁也。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爲支離之卒。杜預曰。支離。陳名。魯靈光殿賦曰。支離分赴。呂向注。謂椽一一分布也。魏都賦。朱桷森布而支離。法言。何五經之支離。注曰。分散也。孔叢子曰。詞氣支離。取喻多端。是支離有數義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淮南子。流漫陸離。高誘注。陸離。美好貌。楚詞。玉佩兮陸離。王逸注。衆多而美也。九章曰。帶長鋏之陸離。呂向注。劍低昂貌。招魂曰。長髮曼鬋。鬋陸離。劉良注。美色貌。甘泉賦。聲駢隱以陸離。呂向曰。奔馳貌。楊雄校獵賦。牢

落陸離。郭璞注。羣奔走也。賦又曰。先後陸離。張銑注。分布貌。賦更曰。鮮扁陸離。劉良注。陳列貌。而史記相如賦。前陸離而後潘漙。注曰。皆神名也。劉向九歎曰。薜荔飾而陸離薦。王逸注。陸離。美玉也。古樂府姑恩曲曰。前導陸離獸。後來朱鳥麟鳳皇。則又爲獸名。是陸離亦有諸義矣。李陵書。流離辛苦。上林賦曰。流離輕禽。張揖曰。放散也。顏師古注。困苦之也。長門賦。涕流離而縱橫。劉良曰。涕垂貌。洞簫賦。曳虹采之流離。又曰。優游流離。劉良曰。流離。分散聲。孫炎解大琴謂之離。曰。聲多變。音流離也。淮南子。紛琳琅以流離。路溫舒書。死人之血流離於市。陸機文賦。終流離於濡翰。李善注。流離。津液流貌。李周翰曰。水墨染於紙貌。崔光表。蒙曝塵日。渙汗流離。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珊瑚虎魄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紅綠縹紺黃紫十種流離。顏師古曰。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顏色不恆。此則流離之異義也。詩。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毛傳曰。離離。垂也。疏云。垂而繁多也。韓詩曰。離離。長貌。南都賦。結朱實之離離。呂向曰。茂盛貌。荀子。勞苦事業之中。億億然。離離然。楊倞注。離離。不親事貌。劉向九歎。曾哀悽愴。心離離兮。王逸注。離離。剝裂貌。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李鏡遠詩。簾影復離離。釋名曰。離。離也。以柴竹作之。疏離離也。左傳昭十三年。蔡藩爲軍。杜預注。藩。離也。陸德明曰。離。依字應作離。今作離。假借也。思玄賦。曳雲旗之離離。張銑曰。飛貌。摯虞思遊賦曰。眺懸丹之離離。梁武帝詩。飛鳥起離離。柳惲詩。離離出塞禽。沈約八詠。鴈門早鴻離離度。又秋夜詩。離離鴈度雲。又詩。白雲復離離。何晏景福殿賦。離離列錢。張銑注。分別貌。謝朓詩。雜石下離離。梁簡文詩。離離細磧淨。河東記。元

和時江陵鬼詩。秋天雲靜。月離離。此皆疊字成文。而義乃殊別者也。易曰。離爲日。故天問曰。陽離爰死。思遊賦曰。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支道林五月長齋詩。朱離吐凝陽。蓋謂夏日也。梁昭明太子詩。刻桷映晨離。謂朝旭也。而傅咸贈王何詩。二離揚清暉。李善曰。二離。日月也。則離亦爲月矣。又爲星名。隋天文志。秦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桂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班婕妤賦。申珮離以自思。師古曰。離。桂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有人名。左傳。桓七年。鄧侯吾離來朝。文八年。宋殺公孫鍾離。襄十四年。范宣子執戎子。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華陽國志。李雄亦有太尉李離。呂氏春秋。吳王臣有要離。吳越春秋。吳有大夫被離。大戴禮。曾子弟子單居離。韓非子有魏相馮離。又史記。燕有高漸離。秦有尉斯離。將王離。騶騎傳有大當戶銅離。亦作稠離。漢書。濟東王彭離。西域傳。烏孫小昆彌拊離。車師後王須置離。後漢西羌傳。燒當種那離。南夷傳。邛都大牛種封離。蜀志。張嶷傳。旄牛夷種狼離。益部耆舊記。有廣漢王離。字伯元。後趙錄。有大將軍張離。京兆太守劉季離。前秦有護羌將軍高離。隋書。周時突厥可汗步離。是也。有爲字者。華陽志。江原人美陽令王皓。字子離。是也。又人姓。離朱。後燕載記。有北燕高雲幸臣離班。是也。又複姓。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司馬彪曰。支離蓋。人姓名。世本。嬴姓之後。爲鍾離氏。列女傳。有無鹽女鍾離春。戰國策。齊處士鍾離子。史記。楚鍾離昧。後漢。鍾離意。論衡。有鍾離產。公會稽典錄。鍾離緒。鍾離嗣。魏志。吳將鍾離茂。吳志。鍾離牧。是也。又經野名。管子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有市。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是也。又縣名。地理

志太原之于離。九江之鍾離。沛郡之符離是也。又郡名。晉書蘇峻平後。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是也。又山名。山海經支離之山。清水出焉。水經作攻離山。水經又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後漢南蠻傳。巴郡五姓蠻出於武落鍾離山。山有赤黑二穴。水經注。河南有澗水出離山。東南流注於離山澗水也。有邱名越絕。勾踐馳於離邱也。水名尙有之。漢書鬱林臨塵縣有侵離水。行七百里。水經注。瓦亭水南逕成紀縣。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也。亦湖名。水經注。子胥瀆水東入離湖。湖在華容縣東。亦城名。左傳舒鳩有離城。地形志。斛城縣有扶離城也。亦地名。世本居篇曰。孰哉居番離。孰姑徙句吳。漢書路博德封邳離侯。表云在朱虛。路史曰。離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弱封離侯於此。魏志夏侯淵傳。略陽有長離。諸羌所屯。又涼記。呂纂討段業。沮渠蒙遜屯臨洮。爲業聲勢。戰於合離是也。亦關名。後漢班勇傳。焉耆國有爵離關也。亦以號寺。釋道安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北齊書。宣城公歡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拉殺之。此在鄴者也。亦以字塔。伽藍記。乾陀羅城東南有雀離大浮圖也。至於國名。則地理志。自合浦船行數月。有謠離國。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焉貪訾離國。後漢西域傳。東離國在天竺東南。扶餘北夷有索離國。論衡作橐離。魏略作橐離。魏志。韓在帶方南。有古離國。一離國。楚離國。畢離國。又有牟盧卑離。監奚卑離。諸國。晉書。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維摩詰經有毗耶離國。鳩摩羅什注曰。毗。言稻土之所宜。耶離。言地平廣莊嚴也。長阿含經作毗舍離。方等泥洹經作維耶離。拾遺記有泥離之國。而前趙錄。劉聰子約死於不周山。見蒙珠離國也。亦軍名。杜氏通典。北庭節度使。

管墨離軍在晉昌郡西北千里唐書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而王忠嗣伐吐谷渾於墨離是也又驛名唐地理志自振武軍經尉遲川苦拔海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營名魏志帶方郡有崎離營又戍名魏常景傳安州有石離戍也亦官名魏志倭人大官副曰卑奴毋離是也若漢書武紀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西至符離而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崔浩以符離爲漠北塞名如淳以蒲泥符離爲二王號未審誰眞耳又親黨亦名之爾雅姊妹之子爲出出之子爲離孫劉熙曰言遠離已也野服亦名之西陽雜俎武寧蠻好著芒心接離名曰亭綏幘頭亦名之張彥遠論畫云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幘頭始於周朝是也貧衣亦有之釋名曰繭幕也貧者著衣以幕絡絮或謂之牽離煑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甲帳亦有之洞冥記漢武帝置麗娟於明離之帳也樂器又名之陸鴻漸武夷山記幔亭之宴命謝英妃撫長離長離者大箏也詩篇亦名之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歌曲亦名之襄陽耆舊傳楚有善歌者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漢鼓吹饒歌有翁離曲其詞曰攤離趾中可築室何承天作雍離篇詞曰離士多離心吳邁遠作長別離曲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作生別離又有雙燕離也唐摭言元相公在澗東時幕府有薛書記酒醉後擲注子擊傷公猶子遂出幕旣去作十離詩以贈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鞴竹離亭鏡離臺也賦頌亦名之魏文帝有感離賦北齊書魏收病甚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也著書亦名之梁蕭圓肅撰淮海亂離志也又穀名拾遺記背明國有傾離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又淮南泰族訓曰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高誘注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

稻相似。藹之爲少實也。又草名。本草曰：防葵，一名爵離。離騷曰：扈江離與辟芷。王逸曰：江離，香草名。子虛賦：江離蘼蕪。注引張勃曰：江離出臨海縣海中，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藥對曰：蘼蕪一名江離。博物志曰：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藹蕪也。又古今注：牛亨問：將離別相贈以芎藥者何？董仲舒答曰：芎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爲贈。又東方朔傳：文帝莞蒲爲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又抱朴子：仙方有合離草，一名離母。根如芋魁，亦木名。子虛賦：璚離朱楊。張揖曰：璚，皮可染物者。離，山梨也。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池，離樹十株，亦鳥名。詩：流離之子。毛傳曰：鳥也。少好長醜。陸璣疏曰：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廣雅曰：鷓離，怪鳥屬也。又獸名。史記：牧誓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又周書及北史：突厥之先，狼種。故旗幟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又魚名。上林賦：鮪鰭漸離。司馬彪注：漸離，魚名。史記作漸離，亦蟲名。古今注：蜻蜓小而黃者曰胡離。然則十六義外，尙得百六十弱侯之說。蓋出黃公紹直翁韻會隘矣。更案：郭璞爾雅注曰：鷓鴣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則字異也。郭又曰：黃鳥俗呼黃離留。說文曰：離黃，蒼庚也。皆不云黃離。惟呂覽仲春：蒼庚鳴。高誘注曰：蒼庚，黎黃。楚人謂之黃離。云見說文，誤也。又荀子曰：驪驪驪驪，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李斯蓋傳其師說耳。

苴有十四音

焦氏筆乘曰：苴字有十四音。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

曰水中浮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葢。又作淶。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則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通之曰。此說多本黃氏。而案據不審。予爲再考之。有當從子餘聲者。毛詩。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鄭玄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曰。苴以草藉器而貯物也。內則。炮取豚。編萑以苴之。陸德明曰。苴。苞裹也。禹貢。孔安國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苴以白茅。陸德明曰。苴。苞裹也。史記。司馬穰苴者。田氏庶孽。齊景公尊爲大司馬。說文曰。苴。履中草也。廣雅。藁荷。苴苴。苴。普各切。苴。子魚切。有從子都聲者。周禮。鄉師。共茅。苴。鄭玄注曰。苴。卽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又司巫。共苴。館。杜子春云。苴。讀爲鉏。書。或爲租。茅裹肉也。鄭玄亦引儀禮作苴藉也。儀禮。主人取黍稷祭於苴。鄭玄曰。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或曰。苴。主道也。此蓋苴苴同也。陸氏讀又側魚反。又子徐反。又將呂反。又曰。劉昌宗音緱。有從七餘聲者。詩。叔苴傳曰。苴。麻子也。疏曰。拾取麻實以供羹菜也。禮記。閒傳。何以服苴。苴。惡貌也。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又從七須聲。禮記。苴竹杖也。疏曰。苴者。黠也。心如斬斫。貌必蒼苴。自然苴惡之色。惟有竹也。功臣表。荻苴。邑名。在渤海。管子曰。苴多膾。此與苴同。趙岐孟子注曰。苴。澤生草者也。藥魚切。有倉胡切者。莊子。顏闔苴布之衣。陸德明曰。苴音麤。有七加聲者。詩。如彼棲苴。傳曰。

水中浮草也。箋曰：樹上之棲苴。疏曰：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所漂，皆稱苴也。此則字與槎同。匈奴傳：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亦當作此讀耳。有子與切者，漢書終軍傳：苴以白茅於江淮。服虔曰：苴，作席也。師古曰：苴音祖。又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又有同咀字者，枚乘兔園賦：選擇純熟，挈取含苴。注曰：苴與咀通。廣韻曰：子與切。又慈呂切。有從才古聲者，爾雅：齒蘆，郭璞曰：作履苴草。疏曰：蘆卽蒹。類中作履底。字苑云：輓苴履底，故云作履苴草。是則字與蘆同也。有從才野聲者，荀子大略篇曰：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注曰：苴讀爲姐，謾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苴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爲姐，同也。唐藝文志：趙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召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有從側雅聲者，莊子：土苴以治天下。司馬彪曰：和糞草也。李頤曰：糟魄也。陸德明曰：土苴無心之貌。又有從知雅聲者，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鮮矣。至如人姓者，廣韻：子魚切。貨殖傳：平陵苴氏爲天下高訾。又列子有蒲苴子，無切。莊俱者，說文：菹，酢菜。側魚切。黃氏云：臻魚切。字與苴字不關。又廣韻：菹，楚葵，生水中。側加切。渣與澹同，洝爲棠汁，皆與苴字大異。強傳成音，殊爲蛇足。若張儀傳：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也。注引天苴卽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讀爲芭黎之芭。按芭黎卽織木葺，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嬰按：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

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周慎王五年。秦張儀司馬錯伐蜀。因取苴巴焉。據此。則史記所云苴蜀相攻擊者。乃蜀王伐葭萌而苴侯奔巴時事。司馬貞以苴字爲誤。是不知有苴侯也。夫苴邑葭萌。巴都江州。裂疆分土。各守其號。苴何得有巴音。若隣壤同好。而國名不殊。遠怒邦交。近惑民聽。千八百國未見此倫。尋允南所謂天苴。讀如襄中之襄。當是益州別邑地名。乃聲與巴近。非謂苴卽巴也。徐野民疑爲巴郡。已非。小司馬之說愈背。焦信爲伯加聲過矣。且子虛賦。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南方草木狀。芭蕉或曰巴苴。則苴無乃有卽消之切乎。又唐書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曰。雲南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宋董衝釋音云。苴。鋤駕切。咩。迷遮切。則焦氏以苴爲似嗟切者。蓋因咩字而誤也。羊苴咩城。今在大理。史炤曰。苴音酢。又徐嗟切。咩音養。又彌嗟切。薛能聞官軍破吉浪詩。越僞通遊客。苴咩鬧聚蚊。又西縣塗中詩。野色生肥芋。鄉儀搗散茶。梯航經杜宇。烽火徹苴咩。新唐南詔傳曰。王都羊苴咩城。又曰。夷語臉若州。有苴咩臉。據此。苴咩有兩也。又曰。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韋帶也。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靸。整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曰。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健。馳突若神。凡出兵。以望苴子前驅。

詩用坐字

筆乘曰。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嘯。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

坐交愁溼。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通之曰。豹本能蹲。猿更解坐。此原物性。何足爲奇。且潛坐山中。逖以自況。非指平豹而言。張說之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坐參行入。亦寫人遊。非爲猿鳥詠也。至黃鸝丹鳥用之。雖曰清新。亦涉纖巧。劉逖狂非作者。子美曷爲相師。予按古樂府。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閒。漢人所唱。杜薛蓋祖之耳。

卮林卷之七

洗梅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書記洞詮百十六卷。又有詩乘、古樂苑諸編。暇日披覽，使人忘疲。閒有疏達，稍爲洗鍊。故題曰洗梅。

吳陸景

書記洞詮載吳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采若之遺風。昔景伯山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詞富，賞末興餘。時希憶逮，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如珍勛，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梅氏云：安成王疑有誤。

洗之曰：藝文類聚友悌門有吳陸景與兄書，下連又景答從兄安成王書云云。梅氏憑之，予謂此書詞條綺蔚，乃齊梁人語。其體裁駢麗，亦三國未有。尋思久之，因考梁書：安成康王秀，梁太祖順之子。吳平侯蕭景，太祖弟崇之之子也。實爲從兄弟。秀天監元年封六年，都督荆湘九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討蠻叛，贍災民，簡貧老，百姓甚悅。景亦以高祖踐祚封七年，使持節督秦郢州之竟陵軍。

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書中皆言荆湘事蓋卽是時也此題當作吳平侯蕭景答從兄安成王書藝文類聚脫平侯蕭三字耳梅氏不疑吳陸景之謬而疑安成王之誤殆未繹書中語乎叔英者吳書孫峻字叔英堅族孫也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洛書蓋以宗室故實喻且爲孫氏事益知此書非出士仁也然呂祖謙臥遊錄及尺牘清裁並云吳陸景士仁筆則數公先不能辨矣

至尊

洞詮周瑜與孫權牋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知略足任乞以代瑜隕蹄之日所懷盡矣梅氏云按權是時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牋安得卽稱至尊此吳史氏追稱之文耳

沈之曰孫權稱帝後羣臣俱呼陛下自稱吳王以前遡其承兄始據江東之日羣下皆呼至尊如劉備伐吳陸遜疏云伏願至尊高枕此黃武元年權稱王時也呂蒙當襲南郡說權曰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此建安二十四年也權征合肥爲張遼所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則建安二十年也自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而瑜遂隕嗣後權未進號也曹公破走權迎魯肅肅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已在建安十三年權征黃祖時甘寧曰至尊當早規之又在十二年權直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耳容齋續筆嘗以吳書稱孫權至尊爲疑予謂此或虞薄陳壽謬相推與然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是將軍曾稱至尊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

言君者至尊也。是郡守亦可稱至尊矣。權既假討虜。守會稽。雖稱至尊。亦不足怪。

杜書

洞詮杜預與子貺書曰。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借人。梅氏曰。預子錫。無名貺者。

洗之曰。予謂貺義與錫同。將撰書者諱錫而假之乎。然李濟翁資暇集曰。惜借書籍。俗曰。惜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諺云。借書一嚙。還書二嚙。後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也。洞詮無古諺兩語。而亦牘清裁載王樂道與穆四書云。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紙。還書一紙。在何遜上。洞詮仍之。亦載梁七卷末。在王次道後。而注云。唐韻。古之借書盛酒瓶。名紙。楊用修六書索隱云。紙借用鴟。揚雄酒箴所謂鴟夷也。唐詩。金錢百萬酒千鴟。嬰考聞見錄曰。俗語。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常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云云。乃知今人訛以紙爲癡也。按說文。紙。酒器。唐韻亦曰。紙。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蓋唐時所解已然。則作紙者近是。但以瓶盛書。殊乖於義。尋孫恒意。當是謂借書時餉酒一紙。還書時復餉酒一紙。庶可通也。又段成式廬陵宮下記曰。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嚙。借人書送還爲嚙也。則本作嚙字。以紙代嚙。後人之鑿也。洞詮有譌。此書差可相證。穆四不審其人。當是如中郎第五之類。或錢穆叔之譌乎。王樂道者。

王荆公有和其烘蟲詩。宋史王陶字樂道。英宗太子詹事。神宗拜樞密。御史中丞。力攻韓琦。徙知陳州。正與穆叔同時。此宋代人。洞詮系之於梁。豈梁有與同姓字者乎。梅氏考撫弘博。彈駁精核。此條似覺未確。宜更詳之。

陸書

洞詮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梅氏引選注沈約彈王源文曰。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顏延年詩。幽門樹蓬藜。本此。

洗之曰。予按陸雲答兄平原詩曰。華堂傾構。廣宅頽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選注作答書。蓋字譌耳。梅氏不覺。宜刪。

又

洞詮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注引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爲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錯矣。

洗之曰。予覽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蓋卽風土記中語。案雲書。但謂魏武物。至景初時。爲宮人所折耳。二記並誤。又云是士衡書。亦舛。然謂魏武不得有婕妤。尤非也。魏武遺令曰。吾婕妤妓人。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繡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

據此則曹公當時頗奪漢宮嬪御不覺於遺令露之耳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號闕之將。雄聲泉涌。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當作雷賊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成羅。及至景陵。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繁員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沈。驚飈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俊臣於雕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梅禹金曰。此有韻之文。頗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爲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爲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率然耶。當以此附書後。并呈平原。後人混寫耳。

洗曰。嬰按陸雲南征賦序云。太安二年秋八月。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遷逼乘輿。大將軍身統三軍。以謀國難。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自古未之有也。十月。軍次朝歌。講武治戎。觀兵於殷墟。於是作南征賦。觀此首所載命屏翳十句。與熊羆之旅至星羅十六句。並在賦中。但無元兵時三字。與及至景陵至羊腸轉時七語耳。中間章次字法亦微異同。蓋此屬草未定。先呈平原也。所謂靜言勿譁。景陵禮畢。陪俊臣於雕輅。列名僚於後乘。皆非征伐之容。乃是說講武事。雲更有與兄書云。前日觀習。欲作講武賦。獻之

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佳語。不知此可出否。故鈔以白兄。推尋始末。正謂此篇數行。所謂少許佳語也。禹金注云。雲集無講武賦。予謂雲易講武爲南征耳。然此首非書。在洞詮中宜刪。○予又按晉書帝紀及八王二陸傳。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轉陸雲大將軍。右司馬。前鋒將軍。穎恃功驕奢。百度廢弛。憚長沙王乂在內。與河閒王頤表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與頤將張方伐京師。惠帝遣皇甫商距方於宜陽。九月癸巳。羊玄之奉帝旋於城東。穎次朝歌。機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十月戊申。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穎收斬之。并收雲夷三族。據此。蓋與雲南征賦序同。雲兄弟皆在穎軍也。委身非所以臣伐君。天人不與。長沙忠於帝室。羊及皇甫帝所倚仗。而謂之稱亂。諂頌成都。以及孔懷。謂逆爲順。祇爲詞費。且臨事而懼。此也。其時而游情文墨。以百萬之師爲譴。曾未浹日。身死族殲。於盧志何尤。於孟玖何恨乎。此賦蓋雲之絕筆也。

苻丕書

洞詮。苻丕致謝玄求救書曰。欲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注云。晉書。苻丕鎮鄴。爲慕容垂所攻。請救於玄。書稱云云。洗之曰。此首詞理舛錯。不全似書。按苻丕在鄴。進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不從。及爲王師所敗。乃請救於玄。崔史謂之書稱。蓋約略其詞。且發露其詐耳。須援軍二語。述丕兩端之意。乃羈縻兩語。則笑

不僞降之情。按王莽傳。瓜田儀文降未出。師古注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後秦錄。姜紀說姚頌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大軍臨之。勢必請降。然後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蓋與此同。梅氏皆以爲丕書誤矣。

謝書

洞詮。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注引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洗之曰。按御覽處州引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灘。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又書部引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經於惡道。右軍書南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尋靈運書。只聞惡道二語耳。王右軍二語。乃引永嘉記也。洞詮依赤牘清裁。刪永嘉記曰四字。而并以爲謝書。非也。又惡道溪作惡溪道。亦倒。

王徽

洞詮。王徽與何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梅氏云。徽。瑯邪臨沂人。歷廷尉。爲交州刺史。何偃叔父。悠之。爲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尺牘作王徽與偃書誤。

洗曰。按宋書。吏部尙書江湛舉王徽爲吏部郎。論者云。徽見舉。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徽所咎。與書自陳。

徽報偃書首云。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則何尙之傳所云弟悠之與瑯邪王徽相善者。蓋卽王徽特字譌爲徽耳。史以王徽名士。故引其與偃書。示悠之雅人深致也。良吏傳云。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其人非有才聞。何足重悠之。而休文著其寥寥數語耶。徽傳云。年十六舉秀才。元嘉三十年卒。時年二十九。予謂亦譌也。當作二十九年卒。時年三十。何者。江湛爲吏部尙書。元嘉二十七年也。徽卒。遺令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偃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元嘉二十九年也。上距四年。二十六載矣。王交州尙無恙乎。考異苑曰。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怒投地。顧視向炙。變爲徽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又幽冥記曰。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乘車出行。聞其前鐸鐸有聲。見一輜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二事太平廣記並載。太平御覽引異苑。太原王徽之。字伯猷。亦言對客割炙事。據此。則是時徽亡久矣。徽又有與從弟僧綽書。勸以持盈畏滿。而僧綽傳亦曰。元嘉末。參與朝政。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此與微書事合。則微字亦譌爲徽矣。又謝莊傳。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尙書李孝伯與鎮軍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此徽字亦微之誤。若交州刺史。所謂車載斗量。名聲何足達於異域。洞詮謂微琅邪臨沂人。蓋誤以尙之傳譌字之徽爲卽王交州。不知交州乃太原人也。○孫云。文選有王景元雜詩。注引宋書。王微字景元。亦微字之訛。景元與微字合。伯猷與微字合。史冊轉寫。帝虎日增。論世考時。梗概自得。僧綽傳云。元凶收害之時。年三十一。若微卒於三十年。而年二十九。則僧綽爲從兄矣。此

題王氏爲得梅氏失之當改從尺牘。

詔報

洞詮魏太武帝詔報太子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注曰李孝伯爲高祖所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報之見孝伯子豹子疏。

洗之曰按豹子上書曰於時儲君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此無假復求訪兩語惟孝伯本傳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云云蓋面相往復之語非詔報也又魏收之書魏主問答通謂之詔豹子書意或同耳。

勅

洞詮魏宣武勅奚康生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注云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槩并棗柰果面勅云云洗之曰按面勅者面諭耳非勅書也洞詮收之非是。

崔元

洞詮盧瓌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注曰元散騎常侍鴻子祕書郎謀反逃竄赦免。

洗曰按太平御覽簡傲門應璩與崔元書云云在晉書上洞詮乃列之後魏爲盧瓌書盧瓌於魏無所見。

若崔鴻子則名子元。與此不合。惟崔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實不拘細行。休連差及同時。或與書箴之乎。○孫云。案崔元始卒於靈帝初。疑不與應璩同時。此蓋別一崔元也。崔元始正與戴叔鸞邊文禮同時。不得云昔。

李弼莊弼

洞詮載魏孝靜帝答李弼詔注云。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帶并州驃騎府長史。表上注老子道德經。詔答之。又載莊弼遺張普惠書。注曰。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膠州刺史。忤顯祖。誅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疏陳不可。太后召五品以上博議。普惠不屈。弼遺之書。普惠美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注老子表上。帝答詔。洞詮作李弼。誤矣。又魏書強普惠傳。莊弼與普惠書。莊弼杜弼。不知是一是二。清裁作杜弼。洞詮仍作莊弼。而又注云。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且并以與邢劭書者爲一人。按孝靜詔及與邢劭書。並見北齊書杜弼傳。洞詮一以爲李。一以爲莊。而杜臺卿之父反沒其姓名。誤亦甚矣。

高隆之

洞詮齊文襄帝密與高隆之書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注云。右出資治通鑑。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錄尚書事。領大宗正。高仲密之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

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隆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有高隆之。封隆之。二人同名也。封隆之。字祖裔。渤海蓆人。魏靜帝時。尙書侍中。興和元年。拜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封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啓高祖。事遂得停。據此文。襄書與封祖裔也。司馬誤以爲與高延興。梅氏承之。奚啻千里。

答贈詩

梅鼎祚詩。乘載邯鄲淳答贈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與君子處。會未盈期。見召本朝。駕言趣期。羣子重離。首命於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簣成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注曰。此淳應召別臨淄侯詩也。

洗之曰。按文選三山詩注。引行矣去矣。別易會難兩句。以爲邯鄲湛贈伍處玄詩。○孫云。選注湛字蓋淳字之譌。尋詩中稱西伯聖主者。蓋指曹瞞。而賢侯我侯。謂子建也。君子羣子。子大夫之稱。皆呼同僚。則選注所云。答伍處玄爲得。梅氏蓋臆說之謬。然以魏略考之。是時曹瞞爲漢丞相。子桓五官中郎將耳。門生下吏便已擁戴推崇。至云聖主受命。曰附鳳攀龍。明目張膽。曾不顧忌。當塗臣吏如此。漢祚安得久長。

歌闕

詩乘載青溪小姑歌二首。一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二曰：歌闕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洗之曰：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住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巷。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烏夜飛，其聲哀怨。忽有青衣前曰：王家娘子逐月遊戲，聞君歌聲，故遣相聞。文韶便邀相過。女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將兩婢自隨，曰：聞君歌聲，豈能爲一曲耶？文韶爲歌草生磐石下，音韻清暢。深會女心。女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婢子取筩篴爲扶侍鼓之。酌兩三彈，泠泠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筩篴腰，抽簪扣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闕夜已久，遂相佇燕寢。四更別去，脫金簪贈文韶。文韶報以銀梳白琉璃匕。旣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中見梳，疑之。屏風後則匕在焉。筩篴帶宛然如故。廟有女姑神像及青衣婢在前，皆夜所見者。宋元嘉五年也。按此歌本是一章，詩紀作二首。詩乘因之，而歌繁霜侵曉幕句，乃作歌闕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予按歌闕句乃記者之言，述其留連景光意耳。覽齊諧記自明，且旣云歌闕，豈可入詞乎？禹金識曲者也。顧亦草草如是。若詩歸止選日暮四句，乃棄其半也。詩乘又云：此歌本在宋而小姑晉人。晉清商有青溪小姑曲，因附晉。予謂此叔庠假托爲詩，何暇辨其真晉宋？且黃熊之魄，晉世始聞。白馬之神，五季方著。亦可附之虞日魏年乎？異苑曰：青溪小姑，蔣子文第三妹。子文，孫氏時人，母乃

當復附吳耶。按齊諧未嘗言是青溪小姑。諸家俱失。

陸凱

詩乘載陸凱贈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梅氏注引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兼贈之詩。陸凱字智君。代北人。又曰。按范曄未嘗至長安。此當有誤。

洗之曰。予按陸智君仕孝文朝。孝文立三年而齊已授禪。與蔚宗生不同時。若詩果智君所作。則陸出代北。范產江南。范宜以梅寄陸。而陸乃折花貽范。何其倒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郡人。爲孫皓左丞相。而御覽十九卷引荊州記。作凱與路曄爲友。寄梅贈詩。其詩作折花逢秦使。所謂路曄者。史未有見。而所稱陸凱亦未曉是敬風否也。詩藪云。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凱也。然有集傳於隋。則詩文固非所短矣。此亦持兩端耳。

李那

梅氏詩乘載李那和適重陽閣詩曰。銜悲向玉闕。垂淚上瑤臺。舞閣懸新網。歌梁積故埃。紫庭入綠草。丹墀染碧苔。金扉畫常掩。珠簾夜暗開。方池含水思。芳樹結風哀。行雨歸將絕。朝雲去不迴。獨有西陵上。松聲薄暮來。梅禹金注曰。徐陵與李那書曰。獲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彼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

之言便掩盈懷之淚。正指是詩也。舊題作重適陽關。乃倒置之誤。庾信、宇文弼並有陪駕終南詩。李那當與同時。又曰。按周書。武帝保定元年。遣治御正殷。不害使陳文苑英華。徐陵與李那書云。殷儀同至止。那答書云。殷御正銜命來歸。正謂不害。其稱那云。雍容廊廟。獻納便繁。則仕周者也。

洗之曰。按周書。明帝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於芳林園。賜錢帛。四月。帝崩。然則閣蓋周明之雀臺。那亦經賜物者。故詩皆悲慟語。文苑英華題作適重陽關。諸家皆承其誤。今從梅氏。嬰又按周書北史。李昶。頓邱臨黃人。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父遊。有才行。爾朱之亂。遊奔江右。昶幼解屬文。十歲爲明堂賦。周文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轉黃門侍郎。封臨黃伯。奏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拜內史。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轉納言。進爵爲公。昶於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常曰。文章不足流後世。經邦政治。庶及古人。故文筆了無蘊草。唯留心政事。此頗與陵書合。文苑英華。李那答徐陵書曰。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非班嗣。弱齡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此與昶傳又合。則李那卽是李昶耳。然徐陵贊美那終南陽閣二製。而今傳陪駕終南者。乃宇文弼作。庾信旣和宇文內史終南篇。又有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一首。竊謂昶以賜姓宇文。故更稱宇文弼。何者。庾子山撰周將相文。如田弘、段永、辛威、陸逞、鄭常諸人。功在霸朝。名書周史。卽松楸掩隧。碑表在阡。咸從賜姓之榮。舍因生之本。且陸通之女。遂襲步孤。寶熾之姪。亦承紇豆。市朝亟革。李和始變其名。羈旅無歸。高賓仍傳其嗣。雖國史存其舊德。而朝典守其憲章。湮滅雖多。梗概猶在。外此

唯唐瑾遺傳萬紐靡稱。崔詵殘碑。屬籍不綴。此例差寡。蓋有之焉。以是而推。則宇文內史又卽李那也。宇文昶騰於朝列。示不違君。李那行於鄰交。示不誣祖。況那父在江南。則徐陵所居父母國也。與書稱名。安可不從父所命。反覆論世。灼然可憑。庚信重陽閣詩。亦殊惻愴。蓋卽和此云。

原謝

知星

五雜組天部。引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凡占星者皆於中天野外窺之。故云不覆。

原曰。知星宿衣不覆。古之遺諺也。晉阮侃宅無吉凶。攝生論引之。謂術彌精而窮益甚也。是以桓宣武以絹一疋爲戲。在杭不悟。晉書有字爲衣字之譌。遂至燕說矣。

奔牛

五雜組云。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公曰。此入定耳。令人於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說其前事。僧一視誌。卽起。南向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爲牛。因名。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原曰。按南齊書。全景文與沈休之出都。到奔牛墟。有人相之曰。君等皆方伯也。景文。孝建初以功封漢水侯。宋書曰。孔覲反。會稽太守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至奔牛。築壘自固。又元凶弒立。世祖入討。遣顧彬

之劉季之合勢與劭將華欽庾導相遇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據此則奔牛之名宋齊前已有云梁僧化謬也

申董

濕字

董遐周吹景集曰古音略濕字音書涉切引董仲舒頌舟與浮濕章樵注濕浮棧之類此字諸書不收張按荊州記濕陽縣東有鳳岡江乘記木廬山上有鐘乳流出濕河上思村山弘君舉食檄云濕河獨穴之鯉水經注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濕口水考兩漢地理郡國志俱逸之惟沈約宋書劉粹濕陽縣男又荊州有濕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爲此縣則縣創宋時此前宜無聞也又溫公通鑑姚弋仲據濕頭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濕頭也水經注郝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今濕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則南北有二濕水矣

申曰廣韻濕水名在西陽水經注潁水東通濕水又曰江水東合濕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濕陽縣北晉書愍帝紀建興二年杜弢別帥王真襲荊州刺史陶侃於林障侃奔濕中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爲郡將督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濕口伺率部黨攻昌滅之伺部曲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濕陽縣而貫焉又宋符瑞志晉簡文帝時甘露降隨郡濕陽縣界桑木而劉粹傳粹封濕陽是平劉毅後在義熙八年固晉時事耳載記冉閔攻襄國石祗遣使詣姚

弋仲乞師。弋仲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瀾頭。何超音義曰。瀾音隔。通鑑似誤。然十六國春秋及魏書咸作瀾頭。又未知誰是。搜神記曰。諒輔字漢儒。廣漢人。時夏枯旱。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爲郡股肱。不能和調陰陽。令天下否瀾。萬物焦枯。此瀾字似有閉塞之義。然或字譌。以藝文所引聊燕說之耳。陳倉之瀾。疑亦誤書也。○孫云。案此瀾水乃汧水之誤。近刻水經注已改正。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吹景集曰。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爲鳥。見今文泰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鵬。鵬。鷲鳥也。然則今文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卽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歷論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師。以上四則見玉海。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安居爲重也。漢郊祀志引泰誓曰。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太律。注。今文泰誓也。以上二則見史。慶長繩祖學齋估。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錄於此。

申之曰。孔穎達虞書疏曰。按尙書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安國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所傳是也。鄭玄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馬之學。題曰古文尙書云。又書序疏曰。史記伏生得尙書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則今之泰誓初非伏生所得。○孫云。伏生所傳。蓋止泰誓上一篇。其中下二篇不傳。故左傳國語諸書所引。皆在此一篇之外。馬季長不學。反詆其淺露。梅賾書始一一據拾矣。然墨子所引。猶有遺者。以是知作僞之難也。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

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黃門侍郎房宏說。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奏之。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孫云。案董仲舒對策。在武帝世已引泰誓語。則非宣帝時所得明矣。而古今文不同者。或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耳。嬰按。今論衡惟言得逸尙書一篇。而疏云河內女子得古文泰誓。伯厚必以今文泰誓出一女子。是刻舛之論也。又史記。武王渡河之上。其聲魄云之下。各十餘語。皆今文泰誓詞。伯厚以小司馬之言。遂不敢掇入矣。詩疏在大明篇引司馬在前。有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漢書引立功立事者。郊祀志。王商等議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丕。大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平當上書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無窮。師古亦曰。今文泰誓之辭。墨子引泰誓。皆本古文。於兼愛下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非命上曰。泰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其務。天亦棄之。縱而弗葆。非命下曰。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既稱泰誓。又云去發。未得其解。然此皆在孔氏所傳中。但或紕衍其義。或翦截其詞。或錯綜其語。以爲古文不載。非也。至所采周本紀。則正今太誓前段文。裴駟集注。於諸節下錄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於號曰下錄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蓋

馬鄭亦皆注今文也。○孫云：案古文亦有大誓，史遷從安國問故，採入周本紀者，卽此也。後人因梅賾書大誓出，遂目此爲今文太誓耳。嬰按：坊記疏曰：漢時別有尙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今更尋之，復得數則，并疏之。詩思文正義引泰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俟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俟，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鳥，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以上皆鄭玄注也。又鄭注合符后云：五至，猶五來。杜篤論都賦注引今文泰誓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復，歸也。周公視火鳥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春秋繁露引尙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周禮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誓王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又引今文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詰於王，王動色變。李善注范尙書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俯取出，俟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祀下者。

八百諸侯。史記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卽位九年，欲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執黃鉞，右把白旄以誓。以誓，論衡作號其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索隱曰：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幽通賦注引周書：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魯頌正義云：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也。論衡：武王將誅紂，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孫云：案此卽多士予惟率肆矜爾之異文，與太誓無涉。詩譜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讀此則知大明疏之引太誓與鴻雁注之引書蓋連語也。然嬰以爲此篇人各斷章，家爲摘句，卽鳩而合之，未得成全璧也。要是史臣記事之體，誓衆之詞，惟說苑稍見一斑。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吹景集曰：晏元獻公詞：雁過南雲，行人迴淚眼。庚溪引南雲北雁語，誤以江總爲文通。陸士龍贈鄭曼季詩：聲播東汜，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靈妃歌云：彈璫南雲扇，香風鼓錦披。江令詩亦其餘唾。然不獨南雲可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駕西風。陶徵士答龐參軍詩：依依南楚，邈邈西雲。文通詩：北雲竦征人，讀書不半袁豹。妄甲乙古人，諺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俟公弋，延領留西雲。但懷徑寸璫，日與漁子羣。客繆謂此語可陵江匹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耳。

閔康侯引呂覽云。雲氣西行。水泉東流。

申之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江總揚州九日詩也。然不獨一再見。沈滿願昭君歎詩。情寄南雲返。思逐北風還。魯秀奉辭南平王曰。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謝靈運勸伐河北書。注心南雲。爲日已久。宋太祖北伐詩。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陸雲九愁云。眷南雲以興悲。濛東雨而涕零。陸機思親賦曰。指南雲以寄歎。望歸風而效誠。又袁豹檄蜀文。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此皆昔人之緒言也。惟西雲北雲。作者罕及。謝朓曲池歌曰。浮雲自西北。江海思無窮。梁簡文帝樂府。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虞世基初渡江詩。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王胄酬陸常侍詩。何言西北雲。復覩東南美。則合西北爲詠也。楊乂雲賦曰。東西絡繹。南北油裔。鄭玄箋東門之詩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也。墨子曰。夏后開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乙言兆之繇曰。亨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則四方之雲形矣。然此語起於夏啓之時。厥亦古哉。

五觀

吹景集曰。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聲云。啓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酈元水經注。因之。按書。五子歌。惓惓先訓。此五子者。啓賢胤也。何得以商均管蔡況之。王伯厚已有辨。攷竹書。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卽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郡有畔觀縣。當由據觀以畔而名之耶。

申之曰。韓子亦曰。啓有五觀云云。五王所誅者。皆父子兄弟之親。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古今人表。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夫此五觀者。繇歌詩考之。則賢。繇史傳求之。則不肖。且五人中。固應有一人狗義守正者。而胡淪胥以逝耶。竹書。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謂之季子。則武觀一人耳。善長巨洋水注。以五觀爲啓子名。曰名。則非五人矣。且未有五人而并封一邑者也。啓十五年。武觀來歸。閒一年。太康敗於洛表。五子之歌。應在此時。豈三年之內。五人乍悖而乍賢耶。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淪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此逸書也。不知何指矣。

眊字義

吹景集既徧搜眊字。又廣推其義曰。筆亦可名眊。魏辛昆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眊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以上通眊之是也。貂亦可名眊。董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眊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侍臣眊豐貂是也。拂亦可名眊。張敞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白眊拂二枚。南史。婆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持白眊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眊。北史吐谷渾傳。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爲帽。是也。色絲亦可名眊。梁書。貞惠世子以五色眊瓣鮑泉鬚是也。案梁書無此事。出南史耳。鳥羽俱可名眊。沈佺期詩。鸚鵡林中彩眊分。柳絮荻花亦可名眊。內典翻譯名義云。兜羅綿亦翻楊華。或稱兜羅眊。梁元帝春荻詩云。非秋無有眊。未燒不生煙是也。藤亦可爲眊。齊民要術云。眊藤大小如荦蒿。蔓衍生。人采取。剝之以作眊是也。據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眊。則凡絲羽華草之下垂者。並可以眊名矣。眊

之義於是乎大備。

申之曰。說文。𦇧。羽毛飾也。𦇧爲物飾。而作𦇧之物。與所飾之物。豈可遽以𦇧名。試舉吹景所遺難焉。後漢書。宦者傳。金銀𦇧。施於犬馬。又西南夷傳。冉駹夷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𦇧。宋書。江夏王義恭傳。有司奏。𦇧不得孔雀白。𦇧則孔雀旄牛犬馬。統可名𦇧耶。蜀志。姜維每出北征羌胡。每出馬牛羊。𦇧及義穀裨軍糧。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四馬。有𦇧。鹵簿有黃麾。南齊魏虜傳。黑𦇧行殿輦邊。三郎曷刺真。𦇧多白真。𦇧梁書。狼牙修國王出。乘象。有𦇧。旄旗鼓罩台蓋。蠕蠕傳。賜阿那瓌露絲銀纏𦇧二張。並白𦇧。赤漆𦇧十張。並白𦇧。吹景集。誤讀。隋禮儀志。齊永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樓樓寶鳳皇。綴金鈴。鑷珠璫。玉燁佩。四角金龍。銜五采𦇧。帝皆省之。唐儀衛志。屬車左右廂第十一行。大𦇧。白𦇧。青地雲花襖。冒。又夾轂隊三十人。胡木鑿𦇧。蜀鎧懸鈴。玄武幢。次細稍十二。孔雀爲𦇧。則玉輅。𦇧輦。幡。𦇧鑿鎧鈴。稍俱。可以𦇧名耶。南齊輿服志。王輅斗蓋。結仙人綬。雜色真孔雀𦇧。隋音樂志。大業時。端門外列爲戲場。伎人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𦇧者。殆三萬人。南蠻傳。赤土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𦇧。則仙人伎人菩薩咸可名𦇧也。隋食貨志。煬帝修旄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皮革毛羽。堪爲𦇧者。皆責焉。𦇧。昌兩反。作𦇧。非。吳時外國傳。黑白𦇧出天竺國。古今注。昔有神巫名曰寶𦇧。能符効百鬼。則豈獨毛羽可以𦇧名。卽皮革不可名𦇧乎。予博求數者中。惟華麟得名爲𦇧。何者。郭璞江賦。揚縞𦇧。擢紫茸。皆花也。此爲可證。陳子良看羣公朝還詩。迎風綵𦇧轉。照日綬花開。𦇧

花作儼。蓋亦此解。餘眊字皆當說爲纓綏流蘇之類。至於眊筆、眊貂、眊蟬。當與珥金、珥彤同作珥字。文選六臣注珥插也。戴也。執也。又服也。作眊字並誤書耳。後漢書注眊如志反。從耳。從毛。廣雅。眊而恭反。从茸。从毛。梁簡文山池詩。飛鱸飾羽萐。長幔覆緹油。此應爲羽眊。萐字亦譌。若武夷志。幔亭之宴肴有名萐者。注云。音軟。水苔也。蓋作上聲。予觀嵇叔夜集。向子期阮德如皆有相難文。故爲遐周申之。遐周聞此。將無一大噓乎。

商艾

四凶

艾千子評墨曰。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以是爲堯舜之優劣。陳大士章大力常言之。此量天測海之論也。攷之於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所謂在位。言居攝也。孟子亦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計舜之居攝三十年中。其間人才之用舍。奚止如漢文帝。唐貞觀開元。宋仁宗。享國久而事多。興廢沿革。史不絕書者比乎。鯀之績用弗成。僅九載耳。九載之外。堯能待舜之卽位。至於三十年。民之爲魚也久矣。而後堯之殂落。而乃不用之耶。然則四凶之用也。四凶之誅也。皆在堯之朝。舜居攝之年。堯總其成。舜相之而已矣。邇年邪說盛行。乃有此論。眞世道人心之憂也。不容不辨。予有駁堯不誅四凶論。刻出與海內共見之。

商曰。案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

於四門。流四凶族。又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大戴禮。孔子曰。堯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莊子曰。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荀子議兵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淮南修務訓曰。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說苑曰。堯誅四凶。以懲惡。漢書鮑宣書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漢書樊儵曰。唐堯大聖。尙優游四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又何休左氏膏肓曰。孔子云。蕩蕩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世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虛言也。曹植贊堯亦曰。克平共工。萬國同塵。何孟春餘冬序錄曰。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爲父讎。禹事讎哉。韓非有言云云。韓書不足據。以理斷之。吾然其言。以四凶爲堯所去者多矣。艾子豈從其說乎。然孔氏書四罪疏云。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三十三年。舜之興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又云。鯀殛禹興。此皆言殛鯀而後用禹。是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時所行也。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云。若待禹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

大之罪矣。而於左傳文十八年正義曰：聖主莫過於堯。審官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總萃。雖曰帝其難之。復何甚也。此四凶者。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旣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此似以玄圭旣告。四愆乃除。卽孔氏亦不能明也。夫謂禹已奏功。彼乃蔽罪。誠爲寃說。顧謂徵用時事。則爲不然。何者。虞書舜受終文祖。類禋望徧。巡守方岳。始有四凶之誅。孔安國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孔穎達曰：類禋望徧。告受禪也。夫禪。則以位授矣。孔子曰：唐虞禪。自孟子而始言攝。其後孔安國。司馬遷之徒。不得不從。不知孟以辨博折羣言。與尼父虞史之論不合也。魏晉宋齊梁陳六代。卽阼。咸作禪文。欲以比德唐虞。邈隆舜禹。未聞禪後而漢獻。魏奐。晉恭。宋順。齊寶融。梁方智。猶得干預新政也。卽以攝言之。百官總已。國命獨持。周公之制禮作樂。何曾復關孺子。孔子卻萊夷。誅少正。曷嘗必告季桓。宋繆之攝也。宋之政。與夷不與聞。魯隱之攝也。魯之事。桓公不得問。倘此旣履籍聽斷。而彼猶拱手畫諾。是爲佐命之臣。又非攝代之義矣。相之與攝。正不可同日而語。孟子旣言舜攝。又言相堯。亦自矛盾耳。史記云：堯薦舜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據此。則舜雖執權。堯已巽位矣。又云：舜巡狩歸而言於帝。請流四凶。案堯求禪之年。耄期踰六。舜四巡而歸。堯年九十有一矣。豈少壯寬慈。至此而乃慘礪少恩乎。且旣已避位。又聞其政。孟氏所謂二天子也。鄭玄云：舜不刑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此猶爲舜解嘲。亦可見四裔之投堯不與聞矣。王粲難太平論亦曰：聖莫盛於堯。而四族凶佞。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而陸德明莊子音義乃曰：

堯六十年放驩兜於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於幽州。六十六年竄三苗於三危。與虞書孟子史記又異。不知復何案據也。夫古今之言六藝者。折衷於仲尼之徒。論語曰。舜有天下。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皋陶卽八愷之庭堅也。不仁者遠。非四凶之誅乎。予反覆其事。尙有可徵者。史記稱堯仁如天。德如雲。其人蓋寬蕩意多。嚴烈氣少。故熙績若采。必咨臣岳。蒐隱雖集。山藪自弘。朝無刑辟之官。國無纓鞶之典。及舜召試。日陰未移。娥英已降。三載始竟。天下胥遷。可謂悅賢如加膝。去佞如拔山。各有當也。至舜而英毅之風漸開。精嚴之道兼用。御大寶兮守金鏡。操太阿兮握魁柄。故孔穎達以爲舜自受終後。萬事皆自主之。迨行巡狩。不稟堯命。予謂不但是也。踐位之後。勅命二十二人。唯禹益垂夷。岳牧咸薦。其他十有八人。獨斷獨命。不復詢謀。至總師歸禹。受命神宗。僅遣征苗。餘權弗假。年百餘十。蒼梧零陵。翠華躬狩。其聰明神武。古今莫並也。自孔孟之書。推美虞夏。其後百家之言。如竹書云。舜囚堯。偃塞丹朱。不使與父相見。故括地志。鄆城縣有囚堯城。又有偃朱城。史通引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韓非云。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越絕云。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孔穎達又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難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此等書在今皆爲誹謗聖人。得罪名教。學者口噤於誦耳。畏於聞。憤悱之徒。懷疑滿腹。雖有隊三尺。不敢更端。若此非一矣。竊案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爲帝。得地之道爲三公。今我得地道。而不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爲亂。比獸角。

爲城舉其尾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書疏云。舜以側微起。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旣行四罪。故天下咸服。用刑之當也。予因思。舜揚畎畝。共驩之徒。相與目攝不行。意表之事。不足奪天下之情。諸人素宦於朝。威名久著。附麗擁佑。實繁有徒。是時二八旣登。羽翼已備。且羣收羣后。奉之於外。五刑五宅。裁之於內。於是而四人分崩。播越裔土矣。咸服者。蓋懾其用威。未必欽其不濫也。夫共工。靜言象恭。罪安所據。驩兜。舉人不用。反與同辜。崇伯。績用弗成。顧猶能障洪水。爲禹修功之地。乃皆使之流離囚錮。畢命無人之鄉。三苗之行。孔穎達云。堯典無文。先儒以左傳相考。知是饕餮。此亦以臆疑人。按博物志及郭璞山海經注。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蓋亦以議沮揖讓。得戾新朝。由此言之。四罪之施。當乎否與。且兜惟以保任共工。一言撓罪。則鯀之用也。四岳彊請。言愈切至。海宇愁墊。實岳之繇。是宜先爲羽淵波臣。而終偃然南面。豈非否德之讓。意存矯納。克諧之對。恩不可忘。特蓋其罪。而不以宜與。暮世加恩。舉主至同罔極。四岳之貸。實爲濫觴也已。太公始封於齊。誅狂裔華士。營蕩潘趾。亦四罪而齊人懼之。豈其效舜之英威乎。抑諸家言。禹治鴻水。三載功成。於時已有八議之法矣。流沙旣被。羽山可返。而不聞舜施議功之恩。禹陳議親之請者。豈羽泉之熊已化。遼東之鶴無歸。與後世曜其門生故吏。又不同者。亦千載之疑端也。請更一揚推之。

增姚

莆中方言

吾鄉姚旅字園客作露書數十卷內載莆中方言數條余覺其未備聊因筆墨之間采諸所見而增之增曰先王畫疆分野邦域既異語音必殊而岐海之聲僉人每笑爲閩語此不知音者也予閱經史言多有與敝邑同者故掇拾以貽好事

莆人遇意外事而駭動者發聲輒云夥頤史記陳勝故人見殿屋幃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索隱引服虔曰楚人謂多曰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幃帳其物衆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

莆閩人嬌其稚子者發聲輒云翹翹按漢書京兆眉嫵孟康注曰嫵音翹北方人謂媚好爲翹畜二語蓋閩巷恆言其出處乃爾雅如是且夥頤翹畜更可作一佳對也

人物瘦瘠謂之胥本周禮大司馬職馮弱犯寡則胥之鄭玄注曰胥猶人胥瘦也亦作省謝承後漢書曰袁閔面貌省瘦是也

掘土地中謂之驪本周禮小宗伯鄭氏注今南陽名穿地爲驪聲如腐脆之脍

繫維人獸謂之僎淮南本經訓僎人之子女高誘注曰僎音雞繫囚也

羹糜多滯謂之潏淮南子甚淖而潏高誘曰饒粥多滯者曰潏

浙米渟水謂之潘鄭玄王制注曰湯沐曰潘陸德明曰芳袁反米汁也

炙物於火謂之別北齊書侯瑱任約攻郢州城中食少人有死者卽取其肉火別分噉垢汙所觸謂之黧廣雅曰黑也於物反

單家呼父謂之爸。廣雅曰：步可反，父也。

謂寒涼慄戾爲淒其。本詩：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也。

謂縱任游戲曰佻達。本詩：挑兮達兮，在城闕也。

幼穉謂之僂。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遣僂男女三千人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僂子萬童，裴駰案：薛綜曰：僂子，童男女也。

天從鐵因聲。本周易毛詩讀也。屈原九歌：亦沖天愁人叶。

語來如釐。本儀禮來女孝孫也。漢書亦曰：莫說詩。匡鼎來。

呼空如康。盡也。徐幹室思詩：催且傷與常飢空叶。

年從禰因聲。漢書武帝敍傳：永年與百神叶。

馬從母果聲。潘岳西征賦：爲馬與寄坐叶。

詮鍾

鼓缶

詩歸載逸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鍾惺曰：孔子刪詩，不入三百篇者，非必盡以詞理之佳惡爲去取，亦自有單詞錯簡不能成篇者，存此以志其凡。○孫云：池北偶談云：名媛詩歸爲吳下人托名鍾譚，不足辨。

詮曰。嘗讀淮南說林文。有此非詩也。又文子上德篇曰。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鴻烈特取辛氏言耳。何據以爲尼父刪也。

古諺古語

詩歸載古諺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踟。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鍾伯敬云。大好勝人所爲。譚元春云。將文者且朴。至理也。句法之妙。妙在不與上三句相同。

詮曰。蔡洪化清經文也。且朴下尙有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埋之。保此玄樸四語。意林載化清經。爪縮下有將言者口默一句。安在句法之不同也。鍾以爲古語。不知其出自松滋耳。

十一何以

詩歸選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云云。鍾云。妙在語不可了。譚友夏云。連用十一何以。奇甚。

詮曰。洛神賦注引定情詩。有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則爲十二何以。胡搜之未盡也。然玉臺新詠無此二語。則徐孝穆亦遺之矣。

登廬山

詩歸載謝靈運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曰。積峽忽復啓。平塗俄已閉。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鍾云。六句質奧。是一短記。譚云。他人數十句寫來。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題。

目肯作三韻。立想不善。

詮曰。江淹雜體詩。注引謝登廬山詩云。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蓋卽是篇發端也。不經昭明所選。代久篇殘。何知霜雪後。更無數十句乎。耳目難遍。胸臆易生。亦論古之大病也。又康樂遊覽詩。絕無寂寥數語者。讀其集。自得之。

王羲之蘭亭集詩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聞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譚云。寓目理自陳。適我無非新。二語真是通識所發。

詮曰。蘭亭之集。諸家收逸少四言五言詩各一篇。蓋當時碑本。孫興公所謂賦詩亦裁而綴之者。予讀張彥遠法書要錄。逸少曲水詩五言。蓋五首。第一首殘缺。惟餘十三字。次首乃今所傳者。詩曰。三春啓羣品。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觀其起語自然。存之亦勝。適我無非親。是簡文所謂覺魚鳥來親人者。新字入莊。但其第五章有造新不暫停句。則複矣。

古語

詩歸載汜勝之引古語曰。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鍾伯敬云。周以前語。

詮曰。鄭玄月令注引農書云云。正義曰。農書。先師以爲汜勝之書也。土長冒櫛者。謂置櫛以候土。土長冒

概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韋昭國語注及齊民要術皆引農書云云。則是汜勝之書中文。非引語也。

劉子

詩歸載劉子引古諺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邱陵。跛羊遊其顛。鍾云。竟是五言。諺曰。劉子其劉勰乎。勰書無此語。惟牟子理惑論曰。若高不絕山阜。跛羊陵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總非引諺也。

史炤通鑑疏引諺二則

詩歸古逸取史炤通鑑疏引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鍾云。上句內經妙語。

諺曰。二語出黃石公素書。申鑒亦曰。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怨傷國。劉勰新論又曰。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皆不云諺。通鑑後晉紀。天策學士拓跋恒上齊王石重貴書曰。殿下馳騁遨遊。雕牆玉食。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此則語出五代。不容以雜周秦。且司馬已入編摩。無待史炤掇拾。炤注又號釋文。不稱疏也。

又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鍾伯敬云。幽感名通。

諺曰。通鑑後漢紀。劉知遠夫人李氏。請出宮中所有以勞軍。中外大悅。音註曰。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

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處一焉。按此蓋宋世之諺。又在五季品評。何得以入古逸。且是胡三省爲論。非史炤也。炤鄙陋有餘。胡氏所笑。此論雖僅數語。恐炤亦無以與於斯文。

易緯

詩歸載易緯引古諺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鍾云。此語末世臣子當書諸紳。

詮曰。焦氏易林。豫之臨。噬嗑之豐。並云。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所爲無功。求事不成。其文灼然。乃以爲易緯古諺。何哉。伯敬取焦贛書五十三章。又摘句百餘。懸之國門。乃不知此語出易林內。謬爲選評。將簸糠而眯目耶。

花額

名媛詩歸載文明太后善詞賦。登臺見雀啄食。作青臺歌曰。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鍾伯敬云。緣山字奇。花額字秀。皆不經人道。又曰。一句中卻與動質練似。識似謠。似諺。似譚。不必有所指。而恍惚成語。想像成歌。此種著作。又似開關許多簡練奇峻處。

詮曰。伯敬荆楚名士。而降心於文明。乃爾。高山流水。豈非異代之鍾期。然馮氏粗學書計。稍解歌謳耳。謂善於詞賦。吾未之聞也。按太平御覽郡國志曰。金河府青臺。在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與六宮遊戲。因歌云。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頸著此。亦采采芣苢之流。偶然成語。以爲字秀語奇。開關未有過矣。且其歌以著與雀成韻。露其風流。摘去頸著二言。文情窒矣。花額二字。理抑難通。誤書不思。翻以辨博濟其

顧天下安可盡欺也。

杜蘭香

名媛詩歸取杜蘭香贈張碩詩云。阿母處靈邱。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鍾云。欺陵要挾。神仙亦任氣質耶。

詮曰。仙真下謫。偶影凡夫。運會不濟。宜其詞之倨而悍也。按搜神記。成公智瓊之從弦超。贈以詩曰。飄飄浮勃述。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詩意介恃迫脅。亦與蘭香同。然智瓊溫惠。中雖告絕。而水覆再收。韭萎復入。自嘉平至於太康。情好不替。賢於蘭香矣。二詩成公似優。詩歸博收彤管之製。而不及智瓊。抑所未達。

松果

水經注。河水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鍾伯敬鈔云。水出松果之上。奇境奇語。

詮曰。山海經曰。太華山東六十里。曰松果之山。灌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則灌水當作瀍水。而之上當作之山。松果山名。伯敬評確云然。豈以爲懸泉樹杪。激波木末乎。

